

依法 活現 天國 安。

「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依法活現天國安

羅懿信牧師 – 溫哥華短宣中心總幹事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一般人對「主禱文」的認識，透過其中文命名，多教我們誤會這是主耶穌的禱文。然而當我們清楚查考聖經，便知道「主禱文」實非主所發的禱文，而是主教導門徒在地上作天國子民的「門徒禱文」—著眼點在主的名而非任何人的名、上帝旨意而非世人心意、天國立定而非邦國安危。

香港國安法的推出確實令教會及信徒措手不及，然而作為天國的子民、主耶穌的門徒，在動盪不

安的亂世中我們所依的又是何法？四位牧者將從四個角度，回應四個時代（20世紀40及80年代、21世紀10及20年代），關乎四個地區（德國、菲律賓、烏克蘭、香港）的動盪，帶出同一個基督教會所應展現的天國安（Shalom）。祈盼教會能夠如城市事工神學家林西肯（Linthicum）所言：將城市轉化（trans）到一個新的現實（form），以反映出與日俱增的平安（Shalom）、神的心意、設計和國度。

國安法臨近下的教會思考

胡志偉牧師 –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筆者早前應某間堂會邀請，分享當前政經形勢下，香港教會的前景怎樣走下去。

我不是先知，未能預知2021年香港的前景，樓股升跌，移民走勢等；我嘗試透過觀察、閱讀與經歷，整理一些「破局」思考，與眾人一起探討。

1. 「不」守規矩

有一本管理學書《首先，打破成規》(First, Break All The

Rules)，這是教會領袖要學習。蓋洛普公司在過去25年，針對全球超過一百萬名服務於各行各業，遍布各國的員工；訪談了八萬名以上經理，找出這些傑出經理人之間的共通特質。經過深入探究後，發現領袖的共通特質是能夠打破傳統管理智慧的成規，將員工的才能轉化為企業績效。

何靜瑩女士於〈生於亂世、有種破格思維〉(2020年2月13日)正提醒我們不能沿用「盛世方程式」應對。「亂世思維模式有一種特質，能夠容忍許多不確定因素，不會一下子就抱抗拒態度 (embrace the uncertainty instead of fighting it)，並能忍耐翻開地氈揚起的塵埃及渾濁空氣，願意承受舊老問題所帶來的滋擾、紛爭和焦慮，直到各方

願意面對核心問題，並踏實地解決。」

「破格思維」就是博奕遊戲中，明知對手不按理出牌，我們不會安分守己地遵守所有遊戲規矩。筆者並非倡導教會領袖要故意違反聖經真理、神學傳統、教規指引等，而是思考「非常時期」教會應有「破格」的做法。

「破格」手段不是理想，也非最好，但於「非常時期」就不得不打破常規而行。正如疫情爆發，差不多所有堂會要做網上崇拜。網上崇拜不是理想，卻是「非常時期」可行的應對方案。

特區政府以「限聚令」或其它行政手段，便能成功地使不少

堂會就範。大多基督徒與教牧有極強烈的「守法精神」，不過跟隨耶穌並不等同作「守法公民」。耶穌一方面遵守舊約律法(太五17-20)，另一方面挑戰法利賽人的傳統與規矩，如安息日治病(太十二10-12；路十三10-17；十四1-6；約五5-19：九4-16)與門徒吃飯前不先洗手(太十五2)等。

「破格思維」，不表示人人做同樣事情。跟隨耶穌的挑戰，對那些一向守法的教牧與信徒，就是有膽量選擇在某些事項「不守規矩」(非作奸犯科、非損人利己)。對那些「造反有理」的教牧與信徒，耶穌的挑戰便是有時要乖乖學習遵守遊戲規矩。

2. 「去」中心化

香港不少堂會的運作是以「聖殿模式」進行，全港有49%堂會是自置物業，獨立座堂有168間，商業樓宇及商住樓宇共678間(佔整體51%)。「聖殿模式」於社

區有可見的臨在，提供適切活動與服務，事工注重專業與質素。盛世時期，人人喜歡「聖殿模式」的敬拜，聚會質素有保證，並對消費信徒而言，有得選擇。

回顧歷史，耶路撒冷聖殿於公元70年被焚毀後，猶太人便要接受會堂敬拜。「聖殿模式」是盛世年代的理想，但在疫情與國安法的「新常態」下，教會領袖的應對方向之一便是「去中心化」。

一本探討組織學之書《海星與蜘蛛》，剖析兩類組織：海星型與蜘蛛型。「蜘蛛型組織」（大多宗派、堂會、機構）乃集權和監控，一旦蜘蛛的大腦被切除，整個組織就被瓦解。任何組織的權力越是集中在少數有名望而能者多勞的領袖身上，這些「蜘蛛型組織」便越是高危。身處亂世，組織越大越複雜，官僚文化與組織慣性會使整體難以適時彈性應對。

「海星型組織」則是分權和彈性，海星身體任何部分被切割，牠有再生的能力。因此，「海星型」堂會可以是「家庭式」、「會堂式」、「無牆式」、「微型式」、「有機式」等不同形態。「去中心化」意味不再

倚賴大台，基督徒群體能自立自主地有其信仰活力：真理教導、關係培育、受差使命。

堂會的聚散形態，能因應不同場景而有對應的陣勢。當兩隊實力懸殊時，弱隊陣勢必有所變化。倘若堂會是「聖殿模式」運作，教會領袖要思考怎樣把堂會裝備為「航空母艦」，承載戰機與快速戰艇，訓練海軍陸戰隊，能在不同場景作戰。信徒成為「兩棲動物」，可以返「聖殿」聚會與受訓，也同時可在家居、公司、酒店、會所、公園等有「會堂式」敬拜與小組。

「去中心化」從來不是二選其一，有大台或拆大台，乃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隨著聖靈引導而有多樣化的形態。堂會與宗派不再以發展本身組織更大方為成功，反是拆細為無數「海星型組織」，能夠「烈火燒不盡、靈風吹又生」。

3. 「去留」抉擇

當中央決議為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再度觸發港人信心危機。《明報》委託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做民調，「結果顯示37.2%受訪者有考慮移居海外，較3月份同類調查的24.2%，急增13個百分點；考慮移民的受訪者當中，87.8%表示受到現時局勢影響。」(2020年6月2日)

筆者預計隨著「港區國安法」內容細節更多披露，考慮與打算移民的人數必會增多。堂會與其消極被動地應對，筆者建議教會領袖應積極地主動地作出引導。第一次移民潮(1984-1997)，基督徒移民數目三倍高於香港整體社會人口結構。有些教牧與信徒是被知會，數周前才知悉某個家庭要離港移民。

人口流動是全球趨勢，人因著政治、經濟、自然災難、饑

荒、氣候變化、家庭、升學與就業、退休等不同因素而選擇某段年日在異國生活。從聖經角度看，上主子民「散聚」於不同地理，不是新事。

香港一直是華人「散聚」的港口。滕近輝牧師於1950年愛丁堡大學修讀神學，完成後應回到內地，奇妙地獲准留居香港。國內戰亂及政權變更，帶來不少教牧與信徒逃難來港，香港教會蓬勃發展便是「散聚」基督徒人口促成。

當信徒決意為個人與家庭，散走他鄉，教牧不是無奈地接受；相反，教牧重新教導信徒帶著使命走。過往移民年代，離開信徒於移居城市找教會；現今的應對可能不同了。教牧角色非鼓勵移民，乃是策略地引導考慮移民的信徒，組成支援互助小組。這些小組成員選擇了某城定居，「散聚宣教」便是同一宗派或堂

會信徒，能自主自發地有「會堂式」聚會(三個家庭便能成事)。原來香港堂會是「航空母艦」，散居在外的信徒，同樣透過網上聚會一起崇拜，過著「兩棲」信仰生活。

教牧與信徒，能坦誠分享「去留抉擇」，不用掩飾，也不

用「屬靈化」(教牧容易以上主帶領自圓其說)。走的不用羞愧或歉疚，留的也不用感到被遺棄或自以為義。各人認真思考後，或去或留，互相肯定與接納。

對那些預備走的信徒，不用提供過多資訊與資源；相反，對那些留下的，要重新調配資源，培育他/她們面對真實的轉變。

4. 「守」護價值

最後，對留下來的教牧與信徒，確實需要智慧與勇氣「守護價值」，就是守護人的尊嚴、守護真相與守護專業價值。

教會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守護真理；然而守護真理不是簡化地升國旗、唱國歌、掛領導人之肖像、表態支持或反對。回顧歷史，東歐教會面對共產極權，應對之一便是「人性教育」，肯定人性的尊嚴與自由。教會守護人性，非壓制人性；教會能成為弱

者的避難所，維護人權。

守護真相，因為基督徒相信有真理。區家麟於〈極權臨近，再讀二十個歷史教訓〉論述：「人們會問『什麼是真相？』，作者認為，好多人問這問題，是因為根本不想去了解。也有很多人愛隨便說：什麼都不可信！以為時尚。這個話很危險，代表你正中下懷，權貴最樂見。他們製造假象，就是希望人們以為什麼都不可信，放棄追求真實，結果就是權錢在握的人說話最大聲、

謊言最持久，煙花最燦爛，蒙蔽最成功。」(2019年9月1日)

教會要教導專業信徒要持守專業價值，不要成為權貴幫兇。有些教牧與基督徒選擇進入建制組織，不是為了名利與權力，乃是能制衡與阻止惡的猖狂。當義人棄守重要位置，惡人就會乘虛而入。亞

哈王執政年代，俄巴底智慧地守護了一百名先知(王上十八13)，他的職場見證是值得肯定。

求主賜下智慧與勇氣，預備教會面對未來!

本文原刊於教新2020年6月23日「本週評論」，承蒙作者允許轉載，特此鳴謝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潘霍華的反思與啟迪

鄧紹光博士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



亂世之中，基督徒首要當作的是甚麼？雖然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昔日身處的境況，不一定跟我們當下的情境完全一樣，但同為亂世，二者並無二致，都挑戰基督徒以及教會群體跟隨基督，被基督塑造，好能符合祂那擔當他者的行動的生命。

在潘霍華來說，跟隨基督、被基督塑造，活出擔當他者的生命，無論得時不得時，都當如此。

重視默想聖經 基督臨在的通道

但是，我們在哪裡與耶穌基督相遇，體會到祂的同在，特別在這亂世的時刻？潘霍華的整個神學是基督論式的，他認為基督臨在我們的語言之中：教會群體的宣講、物質之中：教會群體的聖禮、社群之中：教會群體。但是，潘霍華一生之中的兩個轉捩點，卻跟他自己的讀經有關。1932年，潘霍華讀登山寶訓，結果成為基督徒，從言詞上的基督徒轉向真實的基督徒，神學討論的耶穌基督成了他個人生命所遇見並追隨的他者。1939年6月，潘霍華第二次前往美國，但旋即於7月返回德國。因為他在6

月26日讀到當天的經文，其中提到保羅要求提摩太到他那裡去：

「你要趕緊在冬天以前到我這裡來」（提後四21），就決定乘船歸去，返回德國，面對大戰前夕的家鄉。

教會的宣講，是宣講聖經所見證的耶穌基督。教會的聖禮，是指向聖經所見證的耶穌基督。教會群體，是上帝所使用的施事者（agent），好宣講及指向聖經所見證的耶穌基督，而讓其自身可以跟耶穌基督相遇。宣講及聖禮，均與聖經有關，因為聖經是見證耶穌基督的話語，乃成文的上帝話語。於是，聖經作為成文的上帝話語，就成了耶穌基督臨在的必要通道。潘霍華很重視默想聖經，他主持芬根瓦的神學院，規定學生參與早會以及默想聖經。因此，他在神學地反思神

學院的群體生活而寫成的《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就在論獨處時講述默想聖經的事情。面對國家教會究竟是真是假的局面，在大學受訓作牧者的竟然生命空洞，不懂禱告，不懂閱讀默想聖經，那麼德國的教會還有甚麼將來？因此，潘霍華致力要建立一個以祈禱與聖經為中心的神學生群體，他非常重視神學生直接與上帝的話語相遇，而這是默想聖經所要做的。

在《團契生活》之中，他講的默想是古教會和宗教改革運動時期的用法，包括了讀經、禱告、代禱。我們在這裡關注的是在默想中的讀經，與耶穌基督相遇，體會祂的同在，但也跟禱告有關。

我們必須禱告，從禱告開始，因為這個時候的讀經，不是釋經，不是預備講章，不

是作任何形式的聖經研究。當然，在默想中讀經之先，要弄清楚經文的內容，但進入這過程之中，就當只是等候上帝對我們說話，這是上帝所應許的。

但是，我們往往為自己眼前的困難、心裡的煩憂纏繞、壓制。於是，就要從禱告開始，祈求上帝藉著祂的道，差遣聖靈來到我們當中，向我們啟示祂的聖道，使我們得著光照。這是祈禱積極的作用，此外，還有消極的作用。

祈禱，是祈求上帝消除自己把聖經置於自己跟前，要求上帝透過它來回答我們眼前碰到的困難與煩憂。我們很容易要求聖經所說的話，必須是按照我們的需要來滿足自己，只有這樣，聖經的信息才可以站立得穩。潘霍華指出，過去的日子就曾經要求聖

經的信息在「理性」或「文化」或「民族與文化傳統」面前，證明它是站立得穩的，也就是按這些需要而滿足我們。這就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說話：「上帝跟我們的相干性。」不同時代自有不同的要求，但背後的精神都是一樣。今天我們面對「只有更黑暗，沒有最黑暗」的亂世之中，同樣會帶著我們自己的要求，來閱讀聖經，指望上帝按著我們的要求來跟我們說話，讓我們體會到祂的同在。但是，潘霍華卻反過來，要求我們的當下是對聖經的信息是相干的，而不是要求聖經的信息對我們的當下是相干的。

謙卑安靜等候 成為日常的踐行

因此，我們只得在禱告中謙卑下來，在等候中讓上帝工作，一點一滴地剝落眼前的、心中的種種想望和欲求，然

後才會在靜默中與耶穌基督相遇，體會祂的同在。

這種同在是批判式的同在，而不是按照我們的心意而同在，這種批判式的同在，首先批判的是我們跟耶穌基督的關係，不能倒客為主；其次批判的是我們的想望和欲求，並不一定是有益的。在亂世之中，我們想遇上一個怎樣的耶穌基督？在亂世之中，我們想耶穌基督怎樣與我們同在？

在亂世之中，各種聲音紛呈、擾亂我們的心神，催促我們有所行動。只是，潘霍華身處昔日國家、教會的亂局之中，卻不急於有所回應，他教導神學生要靜默，中止自己內在與外在的言說，好等候上帝話語的臨到；要祈禱，去除自己種種想望和欲

求，好讓耶穌基督在我們讀經默想時，以祂自己的方式與我們同在。這裡沒有捷徑，讀經、祈禱本來就不是魔法活動，而是長期的、日常的操練和踐行，無論得時不得時，都當如此。潘霍華就在他自己不同的處境之中，遇上了教導登山寶訓的耶穌基督，也遇上了呼召他跟隨作門徒的耶穌

基督，並遇上了那位擔當我們一切罪債又求天父赦免我們的耶穌基督……這一切的遇上，都離不開他長久、日常的讀經默想。潘霍華的踐行，是我們要學習的嗎？

本文原刊於 CGST Magazine, 2019年12月20日，承蒙作者允許轉載，特此鳴謝

上帝的國與地上的國

莊達睿牧師 – 加拿大維真神學院客席教授 / 翻譯：羅懿信牧師



我於1985–1989年事奉於菲律賓的馬尼拉聯合教會，時為他們的主任牧師。此教會於1912年成立，定意服侍日益增加的非菲人口。於我事奉初期，會眾中約65%為外國人仕，而菲律賓人則佔35%。外籍會眾中，約三份之一為各國外交使節人員、三份一為跨國企業高層、另三份一為宣教工人。

我剛開始於這瑰奇的亞洲都市事奉便帶著極大的壓力。後推三年，當時總統馬可斯被指幕後指使謀殺其自美回國、剛完成一項心臟手術的政敵亞基諾，令他身亡於馬尼拉國際機場。從那時起，與亞基諾同一陣線的，無不感到馬可斯日趨白熱化的獨裁手腕，而期望能把國家轉向民主。及至1985年，局勢發展至臨界點，馬可斯的反對者被以各種方法及手段懲治。眼看着這個曾立於世界上自由民主的橋頭堡，今非昔比，我為此而心痛！

就在此時，長年在我心內萌芽的理念「福音影響政治」終被確立。何解？說實在的，福音「是」什麼？馬可福音一開始，耶穌自己宣告福音的唯一定義便呼之欲出——『耶穌來到加利利，宣講上帝的福音，說：「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信福音！」』依耶穌所

言，福音乃由祂並藉祂讓上帝的國進迫臨格於世界。常被認為在末世才發生的事實卻應在現世中實現，更顛覆地說，上帝的新秩序其實已展開，並開始蔓延遍及世界。此新秩序為——公正、慈悲、憐憫、真理、公義、聖潔、醫治的秩序，這一切已彰顯於耶穌道成肉身的在地生命。這把當時的政權放在準繩下——凡與上帝的國的秩序不乎的必於大君王前傾覆；因耶穌不斷的呼喚：「悔改」——意即：警醒、轉身！為何？因有一新君王！

然而，我卻有兩重掙扎。一、馬尼拉大部份民眾都活於赤貧；他們貧窮，並不能脫貧，因富人在不斷無止境的斂財下變得富有、更富有、極富有，多個世紀以來，這已成了世界各地的通疾。二、最大的挑戰是要讓基督徒聽從耶穌、聽見福音，降服於祂、以祂為王，徹底以不一樣的

顛覆性跟隨到底。祂呼召我們這些有財有勢的人當為貧乏人行使我們的財、我們的勢，特別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更應用其所有去分享天國的福音 – 寬恕、醫治、盼望、受壓的得自由。

耶穌的登山寶訓在我裡頭「爆發」。於掙扎中，我終於聽到主的話 – 「不復仇、愛仇敵」。作為一個傳主道的外國人，我不住的宣講，當我們去服侍那些傷害我們的人，上帝的國便在我們當中臨格並展開，但我們必須不「回響」（我借用了印度宣教士斯坦利·瓊斯之詞）那些欺壓者和支配者之所行。

1985年11月，馬可斯宣佈大選，而他的主要對手便是被殺參議員亞基諾的遺孀亞基諾夫人。不得了！1986年2月，亞基諾夫人確實勝選，此令局勢更為緊張，因馬可斯無視選舉結果宣佈他順

利當選。往後的二月中旬，軍中發生政變，成千上萬的民眾湧到軍政大樓前的道路，要求馬可斯宣佈其競選落敗。三天接近三百萬人充斥著軍政大樓附近的大街小巷，他們在作什麼？他們在祈禱！再祈禱！我舉目所見，眼所及的乃是一群一群人，擁在一起——祈禱。無石頭、無汽油彈、無槍枝，只有祈禱的人，高呼“Tapas Na”「足夠」。三日後，馬可斯投降，投奔美國夏威夷。

對於此時此刻活於極權下的人，我希望你們好好地讀寫於極權統治下新約聖經。它的內容全是上帝的國如何進迫臨格於現實世界並把它轉化。兩個重點：一、拒絕各種暴力 – 暴力從來不能成就神的國，當暴力取替和平請願時便導致失敗。二、禱告 – 祈求大君王教導我們的禱文：「願祢的國降臨，在地如在天」。1986年的革命稱為「人民力量革命」

(The People Power Revolution)，其實它更應被稱為「禱告人民力量革命」(The Praying-People Power Revolution)。噢，還有一點 – 傳福音，作耶穌首次差遣祂的門徒所作 – 「去，宣告 – 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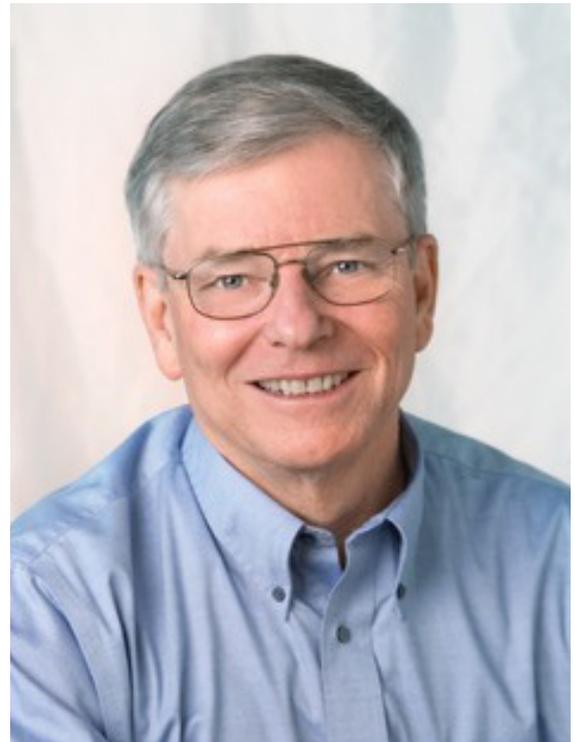
的國近了！」看所要成就的事。

還有很多無盡之言，說之不盡！但以理書1-7章是一很好的研讀教材，當然，啟示錄更是在極權壓制下作主門徒的代表之作。

Kingdom of God & kingdom of man

Rev. Darrell Johnson

From 1985 to 1989 I served as the Senior Pastor of Union Church of Manila, the Philippines. The church was formed in 1912 to serve the then growing foreign population. By the time I arrived the congregation was roughly 65% ex-pat, 35% Filipino. The ex-pat portion was made up of roughly one-third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corps personnel, one-



thir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leadership, one-third missionary servants.

When I began serving in that amazing Asian city, there was great tension. Three years before, the then President of the country, Ferdinand Marcos, was alleged to have had one of the opponents of his administration, Benito Aquino, murdered after he stepped out of the airplane on which he flew return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had under-gone and recovered from major heart surgery. From that time on, those associated with Aquino, became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growing dictatorial ways of Marcos, and were working to reign him into a

more democratic way. By fall of 1985 the tensions were reaching a breaking point, those who spoke out against Marcos being punish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I ached for the country. The Philippines was not long before seen as a beacon of democracy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was there that I came to the conviction that had been growing in me for years that the Gospel affects politics. Why? Well, what IS the Gospel? The only definition that Jesus Himself even gave in found in the opening of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Jesus came into Galilee announcing the Gospel of God, saying, ‘The time is fulfilled,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near. Repent, and believe the Gospel” (1:14–15).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is that in Him and because of Him God’s Kingdom is breaking into the world. What was thought to only happen in the end of time wa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of time (so to speak). To put it provocatively, God’s New World Order has come and is beginning to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is New World Order is one of justice, mercy, compassion, truth, righteousness, holiness, healing. All of which we see being manifested in Jesus’ earthly life. The powers—that–be were rightly concerned. For that which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collapse

before the King. Hence Jesus’ consistent call, “Repent.” It means, “come to your senses and turn around.” Why? Because there is a new King!

The struggle I faced was two –old. On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n Manila were very poor. And they were poor because the rich were getting richer and richer and richer needing the poor to remain poor. It is the way it has been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Two, the biggest struggle was helping Christians hear Jesus, hear His Gospel, surrender to Him as King, and follow Him in His radically different way. He calls those of us with wealth and power to use that wealth and

power for the sake of the poor. Especially to use that wealth and privileged position to share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 forgiveness, healing, hope, freedom from oppression.

During that time Jesus' Sermon on the Mount "exploded" in me. I finally heard what He is saying. As the tensions mounted Jesus' teaching on non-retaliation and love of enemy especially rose to the surface. As I preached His Sermon, needing to be careful as a foreigner, I kept emphasizing the fact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comes and advances as we seek to serve those who hurt us, as we choose not to simply "echo" (I got the word from E. Stanley Jones,

missionary to India) the behavior of those who seek to dominate and oppress.

In November of 1985, Mr. Marcos called for a new election. His primary opponent was Cory Aquino, the widow of the murdered Senator Aquino. Oh my, the tensions increased! The election was held in February of 1986. She clearly won. But Mr. Marcos declared himself the victor. Then in mid February, there was revolt within the military, and millions of Filipinos flooded the freeway in front of the Military Headquarters, demanding that Mr. Marcos acknowledge that he had lost. For three days nearly three million people filled the streets near the

Headquarters. What did they do? They prayed! And prayed! All over I could see people huddled in groups praying. There were no rocks, no cocktail bombs, no guns. Just praying people, saying, “Tapas Na,” “Enough.” At the end of the three days, Mr. Marcos gave in, and was flown by the US to Hawaii.

What do I say to those under totalitarian authorities? Read the New Testament. It was written under totalitarian rule. It is all about how the Kingdom of God breaks into the world and slowly changes it. Two major words. One, resist all forms of violence. Violence never brings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It is when peaceful protests are allowed to

be taken over by violence that they loose. Two, pray. Pray what the King taught us to pray — “Your Kingdom com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The 1986 Revolution is called “The People Power Revolution.” It should be called, “The Praying–People Power Revolution.” Oh, and third word, evangelize. Do what Jesus told His disciples to do the first time He sent them on mission: “Go, say,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near’.” And watch what happens.

There is so much more to say! Daniel 1–7 would be a great text to study. And, of course, Revelation, written to disciples under very oppressive rule.

不情願境況下的情願決定 ——與蘇啟德神父的一席話

撰文：郭穎昌傳道 / 翻譯：羅懿信牧師



受訪者：Father Richard Soo
烏克蘭天主教會加拿大
新西敏教區副主教

過去幾個月來，相信我們在生活中一個最大的改變，便是多了時間待在家中。為壓平「疫情曲線」，防止新冠肺炎擴散，竟讓成千上萬民眾重拾安家之逸。哪怕是清理日久失理的車庫，又或是優化一些烹調食譜，甚或是

廢枕忘餐地把玩電競，我們都「被」耗上更多時間在家。根據美國媒體網站 The Verge 報導，串流影片網Netflix於本年首季便增加了1,580萬訂戶，是原先預估的720萬的雙倍，遠超每年平均增長率22%。華盛頓郵報引述Netflix公司的季度公佈——「我們正活於一個社交受限的不確定時空，人們皆轉向娛樂媒體尋求鬆弛、連繫、安慰、及刺激。」毋庸置疑，過去數月，確實不少人都如

筆者一般，鑽進不同的串流媒體尋找娛樂。撰文之際，便讓我能有藉口去逃避成為家中三名幼子的「娛樂」，重拾「我的選列」中的電影及紀錄片。

「凜冬烈火」 Winter on Fire 是由葉夫根尼·艾菲尼夫斯基 (Evgeny Afineevsky) 執導的時序式紀錄片，記錄了烏克蘭在2013-2014年冬季的親歐盟學生示威，繼而爆發的大規模反腐運動，要求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ich) 下台的史實。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觀看此片猶如看其他的紀錄片，帶著一份無關痛癢的抽離感。然而對於列治文東正天主教會的蘇啟德神父，卻是截然不同的經歷；加上作為一華裔後人的身份，親歷及見證香港的雨傘運動及對近日反對港版國安法的示威，蘇神父有着一份

迴然的感受及連結。以下便是本報於八月六日與蘇神父所作訪問的撮錄。

郭：你的教會在烏克蘭革命中有何參與？教會為何會捲入這政治旋渦中？

蘇：讓我先給你一點背景資料。其實烏克蘭革命發生的時間正是雨傘運動前的數月，開始時只有寥寥可數的一些學生對烏克蘭及歐盟的輕微經濟糾紛的示威。但在一個主日早晨，當我查看我的Twitter時，關於烏國基輔市的新聞排山倒海般湧至。我正想開著電視，Twitter的新聞上載速度比電視新聞更快。有一點我沒想到的，是教會的參與竟然比我想像的來得多；這是當日在動亂中親歷其境的主教數月後告之我才得悉。



關於當時烏克蘭的政治環境，或許我需要給你多些資料。當時執政的是一親蘇政府，當然不是實體的蘇維埃共產政權，但卻是一個被稱為那「老黑巨頭」Kleptocracy 的，操控著差不多所有機關，藉此賄賂俄羅斯及莫斯科，是一個令人民極度失望的腐敗政權。整個慘劇源於警察對一個無關重要的貿易糾紛集會的攻擊。當時卑詩省的新西敏教區主教Ken Nowakowski正在當地與牧首開會。半夜主教收到緊急電話告之急需幫忙，因學生正在受

襲。他立即叫醒牧首，聯同其他主教，長驅直入衝突發生的基輔市獨立廣場，站在示威者與警察兩陣之中，直望警員眼中，告之他們如欲傷害孩子，先傷我們。此情此景恰似香港牧者所作所言－「不要傷害孩子」！

不少在場學生乃是新開辦天主教大學的學子，在校他們均有學習關於人權、自由等基於基督信仰的理念及聖經的立場。當他們被警察襲擊時，我們的介入非因任何政治爭拗立場，而是「為尊嚴之革命」；非因經濟訴求，

而是關係到何為人。

教會從一開始便參與其中，開門讓傷者棲息。當中的米迦勒金頂修道院Mykhaylivs'kyi zolotoverkhyi monastyr，當地的一所東正教教堂，堂內圍繞著的是一個個的聖像，而在地上的卻是躺滿一個個受傷的身體。我們列治文教會在獨立廣場中建了一個小禮拜堂，其後卻在警方的突襲中被毀，然而我們仍在當中每日每時的不斷為要求禱告及悔罪的示威者祈禱。神職人員亦在場輔導、聆聽、守望。

在談話中，蘇神父向我分享了更多烏克蘭教會的歷史背景：

我們其實沒有很長久參與社會運動的歷史。我們只是如一般教會的 – 傳福音、領人歸主、透過聖言及聖禮幫助信徒成聖。及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侵佔烏克蘭，教會驀然落入一個兩難間 – 順服蘇共政權、或是身陷囹圄。政府不需要教會放棄信奉上主，只要我們切斷與梵帝岡及羅馬天主教會的關係，加入以莫斯科監控下美其名的蘇共東正教會，成為官方教會。當時所有主教一致拒絕妥協，最終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當中包括死在集中營，到至今仍找不到屍首的首位加拿大主教，相信他的遺體已被丟棄在叢林被野獸吃掉。

我們的教會沒有尋求社會公義，然而環境卻把社會公義推向教會，迫使教會不得不面對及回應。

頃刻之間，教會落在此嚴竣的處境中，我們成為了殉道士的教會。那些被流放西伯利亞的、被送進集中營的、被迫轉向地下的，部份今天依然活著，而這群餘民卻成

就了烏克蘭教會的屬靈生命。我們沒有時間做神學，但禱告生活卻模造了我們的神學。所以當示威開始，我們因著意識到自己的所是，故我們便立刻回應。我們不附從暴行，我們身處其中乃為成就和平。我們對暴力有切膚之痛，我們痛恨暴力。然而此恨卻非個人層面，卻是國家性打壓人民、欺負孩子、逼迫教會的制度暴力。我們努力地耕耘及為之禱求的是，將來我們的孩童及教會身處之地能得以自由。所以我們為真理發聲、為福音站台。



郭：我現在明白，你們的教

會如何在堅守福音，甚至在逼迫下，也站穩不移。亦因此，我看見教會因不向腐敗政權靠攏而得人民的信賴與肯定。

蘇：作為有源遠歷史的教會，我們的優勢是承傳著教會一直流傳下來的文化。我們不只念記在共產政權下的殉道士，在我們的禱告集中，我們也不忘初代教會在羅馬極權下殉道的信徒。忽然我們驚覺，原來這些都不是遠古的故事，而是我們也活生生的參與其中，實實在在的活著，當中每一生命都有名有姓，每一事件都是又真又實。我們活在聖經經歷中，而我們便要繼續活出箇中的傳統 – 立穩於真理，必要時更要抗拒君王。當然我們期望各人都能竭力順服掌權者，但按照我們的經歷，在情非得已下，我們便要在 – 上帝及其福音、與

政權與君王間，二選其一。

郭：我看見這正是今天香港的處境，教會似乎來到一個作決定的臨界點，實非易事。過去英治時代下的香港，教會享受著不同的優待，然而今天在中共的管治下，情況亦不再一樣。過去降服政權絕對是優差，因帶來的是恩寵與福蔭。就如數年前我們看電影「十年」，當中所描述就當時來說只像癡人說夢。但今天，殘酷而傷感的，是發現現實卻如戲般活現眼前 – 過去想不會發生的，今天不想卻竟發生。作為一個親歷烏克蘭革命的一員，面對香港今日的境況，你會有什麼話向身處水深火熱中的弟兄姊妹說呢？

蘇：當我向一位烏克蘭修士談及香港現今情況時，對方驚訝地回應道：「那比烏克蘭更糟！

」過去那相對和平及享有宗教自由的香港下，誠如使徒保羅在主後約35年，於羅馬書13:1所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然而50年後，使徒約翰於身處一截然不同的政治環境中所寫的啟示錄，卻讓我們看見另一面的基督徒反應。誠言當代君主絕非服於基督主權，更甚的是他更被形容為敵基督。因此我們要認清如何適當地引用不同經文回應不同的處境，這是我們必須下的苦功。作為教會，我們一定要為真理發聲。在我們從烏克蘭的經歷學到的是 – 寧可受壓被除，強於委曲求存、沒有靈魂。耶穌說：「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路加福音 9:25)

後記

根據我們所宣告的「使徒信經」，我們是一「聖而公之教會」(one holy Catholic Church) – 合一伏於我們救主耶穌基督之主權下的一個教會。作為主的門徒，我們奉召去活出主的福音。不單傳揚一個拿死後上天堂護照的福音，而是見證一賜予生命、改變生命、調較生命的好消息，並於每日生活中把它好好地活出來。當主耶穌教導門徒禱告 –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成就」，這不是誦經之言詞，猶如莊達睿牧師 (Rev. Darrell Johnson) 所言，當我們以此禱告時，

「所表達的乃是，在主復臨日子以先，永活的主於當下要把看不見的去展現、把已隱藏的去彰顯。」

莊牧師續言，「而基督門徒擁有的，是無上的專利，以收生婆、助產士身份去服事普世，禱求 – 「願祢的國降臨」。

誠如電影「魔戒首部曲：魔戒現身」中的一段對白 –

佛羅多 (Frodo)：「我渴望此等事不用發生在我的時代。」

甘道夫 (Gandalf)：「我亦不想那些活著的須要看見這時勢，但這不由得他們決定。我們唯一須要決定的，是在這賦與我們的時代中，應當作什麼！」

我們活在這世代，我們要決定在這賦予給我們時代中要去作什麼呢？

A Freely-made Decision Under an Involuntary Situation

-- An Interview with Father Richard Soo

Pastor Wayne Kwok

One of the many changes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s that we have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at home. The need for isolation in order to help “flatten the curve” — to slow down the spread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has allowed thousands of us to rediscover the comforts of home. Whether it be cleaning up the junk-filled garage, perfecting a baking recipe, or spending endless hours on a video game, we all have had more time at home than we might have necessarily preferred. According to The Verg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alone, “Netflix added 15.8 million subscribers, more than double the 7.2 million that were expected — a growth of more than 22 percent year over year.” “We live in uncertain times with restrictions on what we can do socially and many people are turning to entertainment for relaxation, connection, comfort and stimulation,” the company said in its own quarterly investment letter as quo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Undoubtedly, many of us have had to resort to various streaming services to keep ourselves entertained

during these past few months. I, for one, if given more time by myself and not needing to become the entertainment for my three toddlers, would have surely liked to catch up on a few more movies and documentaries that have been sitting in “My List”. This article gave me the legitimate reason to do just that.

Winter on Fire is a documentary by director Evgeny Afineevsky, which chronicles a period of civil unrest in Ukraine during 2013 and 2014. What began as student demonstrations support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grew into a violent revolution calling for the resignation of President Viktor Yanukovich. For many of us, we would watch this documentary like many others; distant and unrelated.

However, for Father Richard Soo of Richmond Eastern Catholic Church, the experience couldn't be more different due to his personal connection to the events that unfolds in this documentary. Moreover, being a Chinese descendent, he holds extraordinary connections and ties as he witnessed the unfolding of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and recent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following is a précis of an interview with Father Richard one evening on August 6, 2020.

Interviewer:

What was your church's involvement in the Maidan Revolution in Ukraine? How did the church get involved in a

political unrest?

Soo:

[Let me give you a bit of a background.] The Maidan Revolution started just a few months before the Umbrella movement of Hong Kong. At first, it was just a bunch of students protesting against a minor trade deal that fell through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n one Sunday morning as I checked my Twitter feed, as if all hell had broken loose, it was flooded with news pouring out from Kyiv, Ukraine. I turned on the TV, and my Twitter was feeding faster than what the news was reporting. What I hadn't known was that the Church was much more involved than what I initially thought. For it was months after when I

found out from my bishop that he was there, physically ther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chaos.

[A little background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Ukraine at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was a post-Soviet government—it's no longer officially communist, but it was part of what they called Kleptocracy—the Oligarch, or tycoons own most of everything and they pay bribes to Russia and Moscow. It was a very corrupt organization, keeping the people down. [The whole ordeal was] sparked over something insignificant, a trade deal, but when the police attacked, Bishop Ken Nowakowski, the Eparchial Bishop of New Westminster, who happened to be there for a meeting with the head of the church, the patriarch, he received

a phone c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aying, ‘Bishop you have to help us, they are attacking the students.’ So he wakes up the patriarch, along with a few other bishops there, and they drive down to Maidan, where the attacks were going on, and stood in between the protestors and the police. They tried to make eye-contact with the police to convey the message that, if you want to hurt the kids you would have to hurt us first. It was much like the seniors in Hong Kong who told the police, ‘Don’t hurt our kids’.

Some of the students were from the newly established Catholic university, so they have been taught human rights, democracy, ideologies that was based on the Christian, the

Catholic, the scriptural point of view. When the police attacked our students, we became very much involved. Hence, it was not so much a political debate, but it was a “Revolution of Dignity”. It was not an economic policy, it was human being.

The Church was involved from the first moment. The Church opened its doors to people who were injured. One of the Orthodox churches, Mykhaylivs'kyi zolotoverkhyi monastyr (Michael's Golden-Domed Monastery), in the sanctuary where all the icons stands around the church, the floor was filled with injured bodies. Our church built a chapel right on the protest square, Maidan, which later was destroyed when the police

made an offensive raid. The protestors asked for prayers and confession, and we would pray with them every day, every hour, on the hour. There were clergies providing counselling, hearing confession and praying with people.”

As we continued our conversation with Father Richard, he shared a bit of background on Church in Ukraine.

We didn't have a long history of social protest. We are just a regular church—convert people, bring them to Christ, help them in their sanctification and growth through Word and Sacraments.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oviet Union took over Ukraine, and suddenly our church was given

a choice—submit to the Soviet Union or go to prison. We had a choice. We didn't have to give up God. We could join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Moscow, but we had to give up our ties with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Vatican, we had to basically become a State Church. All our bishops refused, so they were all taken to Siberia, including the First Bishop of Canada who died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We don't even know where his body is. We think they just threw his body out into the wild and the animals ate it.

Our church didn't go looking for soci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was forced upon us by the situation, and we had to respond.

Suddenly, we found ourselves in this difficult situation. Suddenly, we became a church of martyrs. The people who went to Siberia, who went to concentration camps, the priests who went into underground churches, some are still alive today, and this has become part of our spiritual life. We haven't had time to do theology, it has simply been integrated into part of our prayer life. So when the protest started, we instinctively reacted because this is who we are. We don't condone the violence, but we were there to make peace. We understand the violence, but regret the use of violence. It was not the individual cases of violence, but the State's violence against the people, our children, and the

church. We were working and praying towards a future where the children and the church can be free.

We spoke the truth and stood for the Gospel.

Interviewer:

I now see how your church, even under persecution, stands firm for the Gospel. And I can see how the church gained accreditation from the people for not siding with the corrupt government.

Soo: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an old church is that we have a culture that is passed down to us. Not only do we remember the martyrs under communism,

but in our church prayer books, we remember the martyrs under the Romans. Suddenly, these are no longer stories of the distant past, they are very alive for us. We remember their names, we remember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them. We live in this Biblical experience, and we continue to live out of that tradition—of standing for the truth, against the king if necessary. Surely we would want everybody to get along and obey the government when we possibly can, but we have experiences when that is not possible. We have to choose God and the Gospel on one hand,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mperor on the other.

Interviewer:

I see this is exactly what i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We have come to a point where the churches are needing to make that decision. It is difficult, as Hong Kong had been a British colony in the past. We have received privileges, but now under communist China, it is very different. In the past, submitting under authority is fine because it is actually a blessing. Even a few years ago when we watched the movie, “Ten Years”, we thought it portrayed a picture that is more grim than reality. But today, it is exactly what the reality is; and that is the sad part. What we thought wouldn’t happen, happened. As someone who has witnessed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nd now you observe a similar situation unfolding in

Hong Kong, is there a message you would like to pass on to our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in the midst of this turmoil?

Soo:

When I describe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to one of the Ukrainian priest, he was shocked and responded: “That is worse than what happened in Ukraine!”

What you described as peaceful and religiously-free Hong Kong, we find that in the Scripture where Paul said in Romans 13:1, “Let every person be subject to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For there is no authority except from God, and those that exist have been instituted by God”, that is around year 35. Fifty years later,

we have the Revelation of Saint John, a totally diffe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a totally different Christian reaction. Certainly, the emperor was not the authority of Christ, the emperor can easily be described as the anti-Christ. Therefore, we have to discern which Bible verse applies to which situation. This is the task we must all undertake.

As the church, we have to speak the truth. From what we learned in Ukraine, it is better to be persecuted and dismantled than to compromise and lose your soul. Jesus said, “For what does it profit a man if he gains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s or forfeits himself?” (Lk 9:25)

Postlude

According to the Apostle Creed, we are “one holy catholic Church”—the one Church under the lordship of our Saviour Jesus Christ. As disciples we are called to live the Gospel. Not merely to preach it as a passport to heaven in the life after, but as a life-giving, life-changing, life-altering good news that penetrates every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When Jesus taught his disciples how to pray,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these are not words we simply recite. When we pray, as Darrell Johnson colourfully illustrates, “it means something like ‘Living God, even before the Day of the Lord, reveal what is invisible, manifest what is

hidden.’” He continues, we have the

“incredible privilege, to serve the world as midwives, as labor coaches, praying, ‘your kingdom come.’”

As a quote in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by Tolkien,

“I wish it need not have happened in my time,” said Frodo.

“So do I,” said Gandalf, “and so do all who live to see such times. But that is not for them to decide. All we have to decide is what to do with the time that is given us.”

We are living in such a time. What will we decide to do with the time that is given to us?

直教生死相許

孫波濤（高貴林國語教會牧師） / 高偉川師母

孫波濤牧師：

癌症意味著什麼呢？

人生中很多問題都是一種艱難的挑戰。人類從來就沒有解決死亡的能力，對死亡只能逆來順受。最智慧的人類頭腦忙著給死亡賦予意義，忙著延長壽命，忙著研究導致疾病和衰老的微生物學、生理學和基因學機理，研發全新藥物和革命性療法來戰勝死亡，然而無法廢除死亡。

目前的疫情中人們都在期待疫苗的研製，但是至今在死亡面前，在疫情面前，在癌症面前，人都是無奈的。只有耶穌基督的復活宣佈：死亡已經死了，這是何等大的福音，是何等超越一切的信息，這也是我傳道十幾年所



傳的信息，所信的信息。

我的太太偉川被確診患癌症，從不信、到接受、再到確定手術的那段日子，我都像是在夢中。我不斷在心中質疑：這是真實的嗎？癌症，世紀絕症，我還沒有心理預備的時候，它就如此真實的臨到我最愛的人身上！看見太太似乎無動於衷，依舊充滿活力的事奉，笑著和大家說話，發自內心的開心，甚至是嬉笑的狀態，我實在不能相信醫生的

話，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一頭霧水的狀態。一方面是太太的外在活力，一方面是她尿血的真實狀況，一方面是醫生給我的手術的真實日期，我像是在真實的日子裡上演了一場精彩得有些誇張的戲劇。我是理工男出身，太太是學藝術的，她總是調侃我這個理工男有些木訥，接受任何信息都比她慢一步，講話也總是比她慢一拍，信主也是慢一步。我家的藝術女從來都是富於想像，總說我缺少想像力。如今，看著眼前的太太這個藝術女，我承認我實在是缺乏想像力的，她沒有任何需要我安慰的樣子，好像醫生的確診與她完全無關。但有時候，她看見有人對有需要的人冷漠的

時候，那氣憤的樣子倒還像是一個藝術女的特質。

我認識太太的時候她就是典型的學藝術的人，情感豐富，有時候莫名其妙的多愁善感，樹葉的落地都會讓她很惆悵，有時候我的麻木沒有反應，會令她難以忍受。結婚後，我常常摸不著頭腦，不知道什麼情況就會讓她難過，我總在問她：「你又怎麼了？」很難讓她維持開心的狀態。但信主後她完全改變了，對耶穌的情感超越一切。直到手術的前一天她仍在堅持講道，有一次講道的題目就是《癌與愛》。一個藝術女的傳道人面對癌症，完全顛覆了我的理性。那時候剛好是她辭職作全時間奉獻傳道20周年，她認為這個癌症就是神愛的紀念禮物，因為可以用生命見證神的榮耀。

如今太太已經歷了三次手術，仍然活蹦亂跳的在服事。很



卡城卫道浸信会
Calgary Truth Baptist Church

诚聘传道人 **SEEKING MINISTER**
详细资料请查看网址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go to
<http://www.truthbaptist.org>

多癌症病人跟她交流很得鼓勵，甚至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人，她也曾用微信語音或文字談到半夜，疫情期間也未間斷。四月份本該去醫院做三個月一次的複查，她很堅決地說：給醫院電話取消吧，7月再查。因為那段期間教會每天都有線上聚會。對於癌與愛，我如今也是有了深刻的生命體驗，神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高偉川師母：

今年是我傳道23周年，結婚31周年，日子如此之快，如飛而去。『從心動，至古稀』成了一個漸行漸遠的童話故事，越來越多的夫妻倒在三年之傷，耐不住七年之癢。將婚姻持續到31年的夫妻，誰能否定這不是一個最深情的告白呢？據說結婚31年是羊皮婚，羊皮的特點就是有韌性，有溫度，有穿透性，羊代表了耶穌基督替罪的羔

羊，我們的婚姻和兒子的出生成長都見證神的恩典。

歲月流逝，我居然從傳道人到師母，當年的記憶依然清晰。我曾說過我先生是剛硬的人，世上人都信耶穌了他也不會信的，沒想到如今他是牧師我是師母。我清楚地記得我跟神的禱告：如果祢可以讓波濤信主我們可以一起服事，當牛做馬我也願意。是神改變了我的心，讓我學習生命影響生命，不再用指責幫助一個人信主，指責只能把人與人的距離拉遠，感謝主將我們夫婦完全改變。

我曾三次流產，42歲時再次懷孕。懷孕三個月時做孕檢，醫生告訴我血液指標顯示胎兒很可能是唐氏。我拒絕了做羊水檢查，如果是唐氏，只要神不拿走我就接受，因為我沒權利決定孩子的一切。兒子出生後正常，健康聰明，如今已經15歲，我們夫

婦都已經接近六十歲了，神極大的恩典數算不盡。

尿血的那天晚上，教會禱告會後回到家已經半夜十二點。睡前去洗手間，突然一馬桶的血。我爸爸就是膀胱癌，所以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之前有些不舒服的症狀一直沒時間去檢查。家裡人已經睡了，我心裡很平安，二十多年的服事一直在奔波勞碌，每天都像是打仗一樣的辛苦，42歲生孩子不是容易的，服事的路也不是容易的，一直想好好放鬆休息一下，如今也許使命完成了，該回天家休息了。一覺睡到天亮，沒有任何不舒服，很感恩。早晨告訴了我家牧師，我們去了急診。當看到化驗尿液的小瓶子是一瓶紅紅的血，他的臉色變了，我知道他嚇到了。我說：別緊張，昨晚上一馬桶都是紅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麼？很輕鬆的話震醒他。

後來不斷的接到問候電話。我真實的感受是，神給了我一個傳道二十周年的紀念禮物！禱告中我曾問神，怎麼紀念二十周年。這是最好的紀念，用生命傳道，用生命見證福音。於是我的分享錄音就傳遍各個地方，我心中喜樂無法形容，這不是演戲，是真實的生活，福音就是勝過死亡的。害怕癌症嗎？如果我沒完成使命，神不可能接我回天家；如果神看我已經完成地上的使命，也是接我走的日子。面對人人都懼怕的癌症，我心中有平安和滿足，每一個愛的問候與擔心，都是神給我的見證祂的機會。我們常問神為什麼有苦難臨到我？我覺得其實應該問：苦難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如果說苦難是化妝的祝福，感謝神給我機會榮耀祂，生命中見證福音，讓人們不單聽福音，還要看福音，很多人親眼看見我面對癌症的真實狀態。

每三個月的複查對我都如同

一個考試。記得第三次又被告知還要手術的時候，我心裡還是有些疑惑，因為神剛剛帶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教會服事，怎麼又要手術呢？但當醫生告訴我手術日期是3月13日週三下午三點，聽到這個日子我安心了，這是神定的日子。新的教會的弟兄姐妹沒有看見過我如何面對手術的樣子，手術後休息一周，我又出現在教

會，大家看見我的時候說太奇妙了，以為我會很久不能來教會，結果只有一個主日沒見我，我又活了，實在是神的作為。大家都說，怎麼做一次手術就像做了一個美容手術呢？

福音就是如此奇妙的做在我身上，神將我們帶到水深之處，經歷詩篇22篇與回應22篇的23篇的美妙樂曲。

壓傷的蘆葦（三）

王輝

情感的地震

如果說，在學習、就業上我經歷了很大挫折，但另一個讓我痛苦絕望的是情感上更大的創傷。

有人說，一個人如果選擇了自殺，



那就說明她對這個世界所有的都失望了。對自己所面臨的無奈，對社會沒有接納的抗拒，對朋友、包括對自己所愛的人都是失望的。這個世界沒有一樣值得她去留戀的。

我的初戀，她就是這樣的去了。

說起初戀，我都不好意思，因為太早了，但在上帝面前還是要說真話的。

我的鄰居裡一個叫小宇的女孩，比我小一歲。一張圓圓的臉，調皮會說話的眼睛，最招人愛的是一笑兩個小酒窩。鄰居都說她是我們屯最美的小美女。那時我大約十歲左右，我們成天在一起玩。好像那時我們就懂得愛是啥東西。

每天放學後，尤其是放假了，我們真是形影不離。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她偷偷的把一封信遞給了我。五年級時正月的一天傍晚，小宇又偷偷來找我，塞給我一個紅布包的東西，讓我回到家再看。原來是一個精緻的銀鐲子，那是她父母給她和姐姐一人一個，說是留著長大後定情用的。

這樣我們就談起戀愛來，好像一下也長大了很多

似的。那時我倆最愛幹的活是放牛，每到放假了，我們就一起跑到屯子前面的山上放牛。有時我們談天論地，牛跑到了山下玉米地裡去偷吃玉米那是常事，有一天我們都沒注意到天黑了，牛很靈性，自己下山各自回家了。這樣的笑話我們都搞過。當然，回家挨罵也是免不了的。



戀愛的日子，我的心裡只有她，一草一木都是她，甚至學習也是為她。知道要好好學習將來才能帶她遠走高飛。

小宇的家裡環境不好，父母都有賭癮，脾氣也很暴躁。有時父母輸了錢會無緣無故把氣撒在小宇身上。每次挨打後，她都會偷偷的來找我，哭著把身上的傷給我看，我也流著淚告訴她，等我們長大了，我們就遠走高飛。

遺憾的是，小宇小學沒畢業父母就不讓她上學了。

我小學畢業了。那年暑假的一個晌午，我們偷偷來到老地方。沒有說一句話，她就撲到我身上開始哭，昨天爸爸又打了她。她告訴我，她也想和我一起去上

學，她實在厭倦這沒完沒了的農村活。握著她的小手，因為拔草，每個手指都被草染成了綠色。這個世界裡，我是她生活的樂趣，是她能面對明天的動力，是她活著的理由。

初中的每個寒暑假，我們總能想辦法在一起。其實農村並沒有啥好玩的，也沒有啥可說的，可倆人在一起，一個木棍能圍著轉一上午，一顆星星能談論一晚上。

我們一起在村口的河邊，手把手唱信天遊：「我低頭，向山溝，追逐流失的歲月，風沙茫茫滿山谷，不見我的童年。」

當唱到「天上星星一點點，思念到永遠」時，我們相擁而泣。

彷彿我們都能隱約的感覺到什麼。但，我們還是會快樂地去暢想明天。

到了高中後，由於學習的壓力，即便思念，也沒更多時間來想她了。但她仍舊是我的唯一，我也是她的唯一。

每當放假，我們還會在老地方約會，但，我發現

她有點改變。她告訴我，她媽媽不同意，因為我們有差距。她問我，你將來進城裡了，還要我嗎？我把她拉在懷裡，真心的告訴她，我們一生不分離。她告訴我，媽媽給她介紹對象，都一一被她拒絕了。最後她含著淚懇求我：你帶我走吧，只要離開這裡，去哪兒都行。

對於她的懇求，我很久很久沒有回應她，只是拉她在我的懷裡。

高中結束，我自己掉進黑雲慘霧的籠罩裡。她來安慰我，告訴我其實她多麼希望我還是原來的我，這樣我們之間就沒有差距了。我們這次好像找不到話題，只是手握著手，她還幾次的使勁握著，怕是將要失去我似的。這是我們最後的約會，最後私下在一起的時光，那眼神，那期盼，那淚水.....

1993年夏秋之際，電大還沒開學，為了賺錢我第一次跟著姐姐到工地去打工。有一天我姐從家裡回來，看到她臉色不對，對我欲言又止，我的心抖了一下。後來，姐姐還是把事情告訴了我，說，小宇昨天在家裡喝藥死了。

我當時還扣了扣耳朵，問：「姐，你說啥？」我姐說，小宇喝藥死在家裡，等家人回來後才發現，都不

知死多久了。

我的神啊！我跑回自己屋裡，把門反鎖，用被蒙上頭，大哭。

那一下午我都在恍惚中，我不相信，不相信，真的不信這是真的。但姐姐的話怎麼會有假呢？

我想起以前在一起的美好時光，想起那拔草發綠的小手，想起我們一起唱信天遊的日子，想起高中以來自己對小宇的冷淡，想起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她用力緊握我的手，她一定面臨著什麼壓力，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她說帶我走吧，到哪兒都行。

在那個環境，從小就沒有父愛母愛，除了我們中間的愛，她啥也沒有。但她也看到了我們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



小宇曾說過，這一輩子只愛我一個人，在這世界上她只有我.....

我的心都碎了！我深深責備自己，也恨惡自己！我拿起身邊的水果刀，淚水模糊，我覺得她

是為我而去的，我活著也沒意思了。幸虧有姐姐，否則我也不可能再有以後的故事了。

都說初戀是難忘的，因為初戀是神聖的。我和小宇歷時十多年的愛，上帝卻保守我們從沒越過紅線，也感謝那個貞潔無上的時代。我們能手牽著手，背靠著背，相擁入懷感覺彼此的砰砰心跳，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滿足。

這就是我的初戀，是我除了現在的媳婦以外最紮心的愛。

這段傷痛的感情，我一直沒有忘記，提起來就淚流滿面，不知有多少次，我夢見了我的小宇，她還是那樣個子矮矮的，圓圓的臉，短而蓬鬆的頭髮，一對小酒窩甜甜的沖著我笑，她還在等著我們的未來.....

小宇的離去發生在1993年，她的死使我的心徹底被震碎了。

未完待續.....

(本文插圖素材取自網絡)

如何能不怕面對死亡？

洪順強牧師 – 國際短宣使團總幹事

新冠病毒（COVID-19）所造成的瘟疫肆虐全世界，被感染人數在2020年8月初已經超過1千8百萬，死亡人數也超過68萬，全球受感染人的指數曲線仍然是往上升的，死亡人數預計會持續增加。論到死亡，絕大部份的人都懼怕，基督信仰卻能幫助人不怕去面對，原因何在？請看以下分享。

（一）人怕死亡的原因

1. 死亡使人失去一切

當人想到要面對死亡時，不少人會想到將要失去一切，包括我們的財產、地位、權勢、一切所擁有的，甚至失去自己所愛的人、或者愛自己的人，更可怕的是失去生命，以後因此就不能

享受這一切，因此總希望長生不老。聖經提到有一個青年官，他有很多產業的，也擁有一個在人看來很好的品德，但他對生命沒有把握，後來他知道可以向耶穌請教，聖經記載有一天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那人跑去耶穌那裡，並且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做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馬可福音10：17）。可見這一位青年有為的官，他雖然有權勢、學問、甚至很多財產，但他要求得永生之道，其中可能是怕沒有命去享用這一切。其實有一個人名叫約伯，他已經在聖經約伯記1:21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造物主），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

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保羅- 主耶穌的使徒，他也說：「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提摩太前書6：7）原來一切都是造物主給人的，不是真正屬於人的，人所擁有的是神交托人去管理，要人在有限的年日中好好去運用及管理，到時候神要取去人的性命時，這一切都不再是屬於那人的。因此只要人明白這點就可以看得開，在人擁有的時候要感恩；在人沒有時仰望信靠神，並且要知足。

2. 人不知道死後何往

人怕死另一個原因是不知道死後何往，那種心靈的迷網與失落，就好像一個人在荒郊迷了路，當越去找出路越找不到時，那種恐懼感正是臨離世前人會感受的，有些人甚至發惡夢說有鬼來捉他們走。當然，有些人可能想不到死後何往，於是對自己說

死了一了百了吧！又或者說活好今生、不用理死後如何。有以上想法的人可能之一是逃避，這些人知道人有靈魂的，只是怕去面對。另一些人或者是無知，他們不知道、不在乎人有沒有靈魂，只要今生、不理永恆。這些人是近視、看不見，甚至忽略了人的靈魂是永存的。聖經說這些人是可憐的。很多人曾經表面說不怕、不用理會，但當他們明白真理，他們將來要面對死後的受審判，人因為有罪過就要永遠受刑罰時，不少人因此會考慮信仰耶穌基督所帶來的出路與盼望。

3. 人怕死後靈魂去地獄

人第三個怕死的原因是怕去地獄。一般人都相信應該是有地獄的，而且絕大部份的宗教都談論到有地獄的事。人常說：「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如果未報、時候未到」，又或者提醒人說：

「要小心，將來是有審判、有報應的。」因此人希望行善積德將來可以上天堂，但是人卻知道自己的不完全，大罪可能沒有犯，但也犯了不少的小罪，恐怕從小到老加起來是很多很多的。我們絕少聽人說他有資格能上天堂，只會說「或許可以上天堂」、「大概應該可以上天堂」，人是不敢說自己是百份之百無過犯、是完全的。結論是人沒有上天堂確據的，因為知道天堂是無瑕無疵的境界，聖人都有錯，何況一般人呢？只有等候審判。

(二) 耶穌基督得勝死亡、為人預備天家

如今我們有一個好消息，就是人可以有上天堂的路與把握。原因是創造神地的神，祂知道人靠自己是不能上天堂去的。故此，祂親自降卑成人，就是歷

史中出現過的耶穌。祂來就是要解決人因為有罪不能上天堂的問題。聖經告訴我們，耶穌來是為人作代罪羔羊，祂擔當世人的罪，祂甘願被釘死在十字架，承擔人一切罪的最大刑罰，就是以死代死、以被咒詛代替被咒詛，這就是神偉大的愛。聖經說：「唯有基督（耶穌）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對我們的愛就在此顯明了。」（羅馬書 5:8）



大溫哥華聖道堂
Evangelical Chinese Bible Church
5110 Marine Drive Burnaby, BC. V5J 3G6
Tel: 604.438.3222 / Fax: 604.438.6222
Website: www.ecbc.org / Email: ecbc@ecbc.org

創堂牧師：孫約翰 / 主任牧師：王理智
牧 師：徐久明, Arthur Howard
傳 道：朱雅恩, 茹威立, 吳欣迪, 李柏威, 董 濤

每主日上午崇拜時間：
9:00 (英文) ; 10:45 (國譯英) ; 10:45 (雙語無翻譯)

耶穌不單是為人捨命，更重要的是祂死後三天復活，歷史告訴我們耶穌復活了（請參看昔日真理報-www.globaltm.org-2011

年4月及2019年4月份「問得好」解答)。耶穌的復活帶來了得勝死亡的好消息，聖經說：「孩子們既然同有血肉之體，祂(耶穌)自己也照樣成為血肉之體，為要藉著死，消滅那掌握死權的魔鬼，並且要釋放那些因為怕死而終身作奴僕的人。」(希伯來書2:14-15)又說：「按聖潔的靈說，因為從死人中復活，顯明祂(耶穌)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兒子(即祂是神)。」(羅馬書1:4)耶穌復活後曾向很多人顯現過，如今有聖經記載，並且人因為相信接受主耶穌為救主，可以經歷主賜給人的新生命，就是祂所賜的豐盛生命，並且可以得著永生

的確據，將來信靠祂的人是擔保可以上天堂去的。因此，信靠耶穌的基督徒可以對大家說：我們是不怕面對死亡的，因為主耶穌救了我們，使我們將來不被定罪，並且成為神的兒女，死後可以上天堂、就是我們常說回天家。

親愛的朋友，歷史中有無數的基督徒可以見證臨死前不怕死亡的分享，因為主耶穌已經赦免了我們一切的罪過，只要我們認罪悔改、接受及認耶穌為主、跟隨祂，我們內心就有平安與回天家的確據，你願意也得到這寶貴的救恩嗎？快來真心信耶穌，擔保你以後也不用怕面對新冠病毒帶來的死亡威脅！



主愛基督教會 AGAPE CHRISTIAN CHURCH
牧師：陳英明 (604) 910-1818, (604) 420-1016

星期日 (Sunday) 上午10:00 am
主日崇拜、兒童主日學
星期六 (Saturday) 晚上7:00 pm
詩歌查經禱告、青少年團契

北本拿比 1030 Sperling Ave, North Burnaby
主耶穌愛您，我們歡迎您！
E-mail: agape_church@hotmail.com
Website: www.agapechristianchurch.ca





愛城華人宣道會
Edmonto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5019 - 199 Street NW,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T6M2T6
Tel: (780) 483-2143 Fax: (780) 483-2640 Email: office@ecac.ca

教牧：聞偉雄牧師，陳亦弘牧師，張曉牧師，Rev. Brandon Crain,
楊美蘭傳道，黃偉剛義務傳道，Pastor Phoebe Chan

主日崇拜：粵語 8:15 am / 9:30 am；國語 9:30 am
英語 / 少年 / 兒童 11:15 am

主日學：英語 / 少年 / 兒童 9:30 am；粵 / 國 11:15 am

有醫治罪的特效藥嗎？

王小洪



Elegant Flooring Inc. (地氈公司)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Wallace So 蘇先生 604-220-8163

Carpet * 地氈 (住宅 / 商業)

Hardwood * 真木地板

Laminate * 強化地板

Lino * 膠地板

Workmanship * 專業安裝

Service * 忠誠服務

Quality * 優質地氈

南溫哥華基督教頌恩堂

誠聘主任牧師

應徵者須：

1. 畢業於國際認可福音派神學院碩士學位或同等資歷

2. 中英文良好，能操粵語、英語

3. 認同及支持門諾弟兄會信仰宣言

<http://www.mennonitebrethren.ca/mb-beliefs/>

4. 具北美教會經驗者優先

履歷和求職信電郵至：careers.svpgmbc@gmail.com

《聖經》真理的重尋 (90)

廖燦民牧師

創世以來/經文：啟示錄第十三章

接續上一章「七人物」：(6) 海中之獸（1-10節）——是指敵基督的工作，從創世以來被殺.....

可參考以下三點：

1. 人類的犯罪，是在創世之後，也可以說，從創世以來，人類已犯罪，而且一直在犯罪。
2. 上帝預知人會犯罪，早設有祂的救贖計畫。
3. 所有在基督裡的人，在創世以前，已蒙上帝揀選，從這一點看來，基督之為上帝的羔羊，肩負贖罪的重任，也是在創世以前。

(7) 另一個獸（11-18

節）——是指：(1) 宗教騙子（13, 14節），假先知（13節、參19:20、20:10），他用宣傳或用暴力誘惑世人敬拜敵基督者（15節）。(2) 獨裁者（16, 17節）。敵基督者結成一股大力量，籠絡地上的君王一同來與上帝為敵。

忠心得福/經文：啟示錄第十四章

我們試將《啟示錄》第十四章與第七章的（十四萬四千）作個對比：第七章是在地上的、蓋印於額上、乃以色列十二支派，特點是「上帝的僕人」（3節）。第十四章是在天上的、在錫安山、有祂和祂父的名寫在額上，沒有說明是十二支派，特點是「彈琴唱新歌、買自地上（人間）、緊隨羔羊、初熟果子（第一批

收成)、誠實無謊、聖潔無瑕疵和童身」(1-5節)，這是信徒忠心的結果。其後，在大災難期之中，福音傳遍全地(6、7節)。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13節)，這經文經常在信徒的安息禮拜中被誦讀，得安慰。

羔羊的歌/經文：啟示錄第十五章

《啟示錄》第十五、十六兩章所記的七碗災是最後一列審判。這七碗異兆是大且奇，而異兆結束(七碗倒完)後，上帝的怒氣才止息(8節)。七碗的序幕有三(2節)：(1)勝了獸——不向惡勢力低頭。(2)勝了獸的像——不向偶像下拜。(3)勝了獸的數目——不與它有貿易的關係(「獸」，一般代表經濟上的發

展以至離開正途，敗壞社會、離開上帝)。同時，「唱上帝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3節)。摩西的歌(出第十五章)唱出：大大戰勝、祂是我的拯救、所有蒙恩者歸與祢的名、至聖至榮施行奇事，進入聖所(進入拯救)。羔羊的歌內容是：作為大哉奇哉！祢的道途義哉誠哉，祢的公義全然顯明。此二歌合唱只應天上有。


ROYAL LePAGE



錢
得
興

David Chien
Tel : 604-526-7721
Cell : 604-781-0969

買賣樓房
忠誠服務

懂國、粵、上海、英語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 關懷和牧養有特殊需要的群體

Caring and Sharing the Gospel in a Special Needs Community

羅利美寶 師母 加拿大中信中心 – 事工統籌 (關顧)

中信中心曾於2018年在溫哥華首映一套以真人故事改編的電影「黃金花」，目的在透過個案式的影片內容，讓公眾得以了解和體會到一些有自閉症孩子的家庭每日所面對的實際掙扎和挑戰，從而提升對這些家庭的同理心，增強對他們的包容與接納。期間我們有機會致電大溫地區大部分的華人教會，非官方的統計，發現只有極少數華人教會設有特殊需要的事工，原因主要是人手不足、欠缺資源和相關知識，又或者教會需要發展其它事工，暫未能兼顧這方面的需要。

這些欠缺服務和支援的家庭，其實就生活在我們中間，靜靜地隱藏於社區當中，甚至近在咫尺的鄰舍裡。在加拿大的統計中，每5個人裏有1人是殘障人士，大約每66個青少年當中便有一個患有自閉症。而「特殊需要」通常是指一個人在身體、情緒行為、或學習上有超乎一般的困難，例如：不易達到設定的目標、需要非一般的餐單、避免一些正常的活動、溝通表達上的限制等。

有特殊需要孩子的父母，由孩子的診斷到沒完沒了的治療，

他們和家人在身心靈上都面對著極大的挑戰和壓力。他們感到疲累、孤單，嘗試掙扎求存，竭力投入社群，卻常被忽視。他們渴望被接納，被理解，更希望被愛！

常感恩教會願意參與宣教，回應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28:19），以禱告、金錢和行動支持宣教士到陌生困難的工場去宣揚基督的愛，但可知道這裡也有一個工場等著人去接觸呢？服侍有特殊需要的一群，對許多人而言，也就像一個陌生好不容易的宣教工場。

許多人有這樣的一個謬思：只有奉獻與資源充足的大型教會才能成功地建立特殊需要事工。在我看來，儘管這項事工需要資金，但從我服侍的經驗看，成就這事工的要素乃是愛心及同理心。事實上不少教會的特殊需要

服侍也是由幾位有心有異象的信徒慢慢開始的。

我們願意去了解有特殊需要的群體嗎？我們是否願意去裝備自己，作基督的手和腳，將祂的愛延伸出去？亞維拉的德蘭（Saint Teresa of Avila）所說的一段話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除你以外，基督並沒有身體，
在世上，祂只有你的手和腳，
你的眼睛是祂同情
這個世界的窗口。
透過你的腳，祂行善。
透過你的手，祂祝福全世界。

今年九月中信中心與短宣中心將會合辦一個關懷和牧養特殊需要群體的課程，盼望藉此幫助和提高教會事奉人員了解及認識如何關懷特殊需要的社群，盼望我們一起由學習開始。

確實這服侍不會容易；需要時間去改變和裝備，更不是顯眼的工

作，甚至邈裡邈遠的。但主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個最小的弟

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馬太福音 25:40 〈聖經新譯本〉

求主感動和使用我們。



溫哥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Vancouver Chinese Christian
Short-Term Mission Training Centre

‘關懷 特殊兒童 課程’

9月12至10月17日 2-4:30pm
一共6個星期六 Zoom網上課程
粵語教學，國語傳譯 費用\$70

「特殊需要」通常是指一個人在身體、情緒行為、或學習上有超乎一般的困難。社會上、教會中都有很多這樣的家庭在掙扎，等候人去關心、期待看得見的福音！

今年九月中信中心與短宣中心將會合辦一個關懷和牧養特殊需要群體的課程，盼望藉此幫助教會了解及認識如何關懷特殊需要的社群、及向他們見證福音。盼望愛從我們開始。



查詢及報名
www.vccstm.ca
604.273.0223



願文字工作繼續為主發光

楊愛程博士



神的恩手引領

光陰荏苒，我從1998年11月開始加入短宣中心，擔任《真理報》總編輯已有22年。在這差不多四分之一個世紀裏，我真是經歷了神的大能大愛和極其豐盛的恩典。有如此眾多的作者、讀者和義工，心甘情願地擺上，絲毫不計回

報，為神作文字宣教的尖兵。

有一陣子，溫哥華區內的汽油價格升至170加分以上，而我們的派報義工們仍然毫無怨言，照常按時出車送報。短宣中心尚無能力為他們補助油費和提供保險上的保障，但神所呼召的福音戰士真是以一當十！

有時有一位作者因故要終止寫作了，我正在發愁留下的專欄如何處理時，神就及時差遣另一位作者補上，所寫的稿件恰好是我和編委們所祈求的。

加拿大的郵寄費用每年都在上漲，而世界各地要求寄贈《真理報》的人也越來越多。我們的郵寄名單持續增加，就是這樣，

神的供給仍然一無缺乏。

神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帶領《真理報》走過以往的道路。我相信，在今後的日子裏，祂必能同樣保守、供應和帶領。

祂親自成就大事

回想當初幾位神的僕人創辦《真理報》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看到在溫哥華華人社區內，有許多異端、異教與迷信等，十分熱衷文字工作。在眾多華人經常出入的場所，常常可以得到他們出版的免費贈閱報刊，以致許多同胞因此而誤入歧途。幾位牧者說：「我們既然得到正可以拯救人類，改變同胞命運的福音，為甚麼反而沒有一份中文報刊，可以免費給他們閱讀？這是何等令我們感到難過和焦急的事！」

因此，在1993年1月的溫哥華短宣中心董事會會議上，各位

董事都有很重的負擔，大家都認為應該為同胞們寶貴靈魂的需要，付上更大的責任：要為他們出版一份福音性的報紙。於是，就創辦了這份《真理報》。



郵寄真理報義工

《真理報》是為神的兒女所預備的，是他們人生路上的最佳伴侶，是他們從事個人佈道時的好幫手：它首先是為傳福音而設計的，

適合用來向尚未認識主耶穌的華人同胞傳福音，是弟兄姊妹傳福音的及時、方便又實用的工具！

求上帝開路，能够使《真理報》在向華人同胞傳福音的事工中蒙神的使用和祝福。希望神的兒女們行動起來，在文字工作的戰場上爲主打勝仗，作無私無畏的勇士！

我的期盼

其實在歷史上，文字工作一直是基督教的一個長項。自從1807年第一位福音派宣教士來華開始，就一直將文字工作和教育、醫療和濟貧事工並重，當作接近人群、傳播福音真理的有力工具。例如米憐 (William Milne) 最早於1818年發表的《兩友相論》，經過十多次修訂，數百次重印，在百餘年內廣泛流傳，發

行量達二百萬冊以上；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以及西教士編寫的《聖教三字經》等，也都發行了上百萬冊；還有《中國叢報》和《教會新報》等基督教報紙，也在傳播福音真理和基督教信仰上



馬禮遜來華200年講座講員之一

發揮了巨大的功效。據不完全的統計，在1810年，即馬禮遜來華後的第三年，就已經有1,036種不同的宣教小冊子和單張在華人中間流傳，到1860年前後已增加到100,000張，1890年前

後達2,000,000張，1905年更達3,700,000張。在當時，比起其他的宗教來，福音派基督教的文字工作，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看，都可說是遙遙領先的。

在這裏，我真的希望使《真理報》今後的日子裏成爲一份影響力更大更廣的刊物。希望有更多的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一起努力，不斷改進《真理報》的文字工作，擴大發行網，更好地利用這份刊物，向海內外同胞傳福音。

在這個所謂的「e世代」裏，電子傳媒似乎有完全取代傳統文字工作的勢頭。但是，傳統文字工作亦可借電子傳媒獲得新的生存空間。自從《真理報》電子版上網(網址:www.GlobalTM.org)以來，更加方便世界各地弟兄姊妹上網閱讀。

我衷心盼望有更多的基督徒爲《真理報》的文字事工奉獻才能和金錢，使這一事工得以發展壯大。請求每一位關心《真理報》文字事工的主內肢體切切禱告，因爲靠著我們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我們甚麼都不能做。惟有靠著我們的主、我們的神，祂必爲我們成就大事。讓我們一無掛慮，勇往直前，奔跑神爲我們所預備的途程。

最後，在過往的歲月中，承蒙世界各地、各教會牧長、眾弟兄姊妹，特別是國際短宣使團和溫哥華短宣中心各位董事、同工、義工的關愛和包容，在此向每一位致以衷心的感謝和敬意，願天父阿爸祝福並保守每一位，願主耶穌所賜的平安與每一位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盧健恆牧師主講

如何作 留學生 事工

了解青年人的特徵、
牧養技巧及一些經常
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九月四，十一，十八，二十五日
一共四個星期五 晚上7-9:30
網上課程 費用\$70

查詢及報名 www.vccstm.ca



溫哥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Vancouver Chinese Christian
Short-Term Mission Training Centre

守護真理的代價

何建宇博士

消毒措施的先驅

塞麥爾維斯 (Ignaz Semmelweis) 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1846年在維也納醫院的產科部門工作。當時歐洲的醫學界解剖時從不戴手套，手術前也不洗手，更會在驗屍後直接為孕婦接生。醫院裏有超過18%的產婦死亡，塞麥爾維斯猜測產婦受感染，故採取消毒措施，要求醫生為產婦檢查前用漂白水洗手。實施數月後，產婦死亡率驟降至0.19%。

他宣稱產科醫生自己的雙手和儀器受污染，從而把災難帶給了產婦。頑固守舊的醫生無法接受塞麥爾維斯的說法，他被醫學界視為「叛徒」，遭到上司與醫院的打壓。他的言論雖有說服

力，然而行內不斷的攻擊，使他一生的事業鬱鬱不得志。

令人惋惜的是：塞麥爾維斯去世多年後他的主張才獲醫學界認同。巴斯德建立了微生物學的基礎理論，塞麥爾維斯的消毒措施終被證實了。李斯特的論文也確定了消毒的重要性，手術消毒逐被廣泛推行。

專業操守

傳統價值觀看重職業操守，整體來說，工作需要有紀律、有道德、合乎倫理標準的行為。律師對當事人、老師對學生、營商者對顧客、醫生對病人等，都需要負責任，建立可信賴的榜樣。

醫者父母心，救活病人是天職，這是終生守護不容妥協的

使命。確信消毒的方案可大幅降低產婦的死亡率，有臨床數據作出客觀證明，爭取醫學界的認可本是順理成章的。堅持誠信，講真理，實話實說，捍衛病人的權益，以挽救生命為己任，理直氣壯，是可敬佩的。

曲高和寡

現實往往事與願違，有「老行尊」顧全面子和權威，有「老古董」不能接受新事物，有「競爭者」沒有容人之量，導致全方位狙擊塞麥爾維斯。同行冠上「叛徒」的稱號，上司和他劃清界線，同事和他割席，醫院不再和他續約。動機都是為要懲治他、抹黑他、排擠他，因着和他不同道便把他趕上窮途末路。

類似性質的矛盾同樣出現在今天的職場。若你堅持道德和倫理的操守，看重誠信的服務，也會被認為是曲高和寡，遂被排擠

和孤立。他們的觀點並非客觀和理性，甚至是被慾望、自私或貪婪所驅使，到頭來公司蒙受無可補救的損失，而你卻成為了受害者。

在職場上與人和睦相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節外生枝，都是好的態度。當涉及原則性的抉擇，如道德、誠信、生命、安全等，便要堅持到底。若是畏縮而妥協，必換來高昂代價，真要三思！

聖經早已明言，我們在世上有苦難；試驗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全是塑造生命成長的過程。「神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詩一百三十九23）如何面對不公平、不公義的處境？如何去接受委屈和失敗？都是職場聖徒一生的操練。

藏族福音事工的先驅

—— 克省悟（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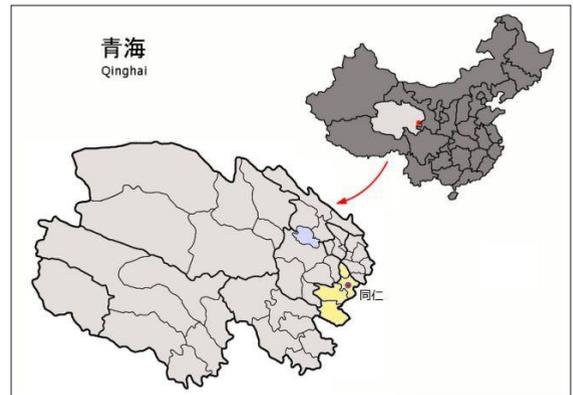
楊愛程博士（選編）

第二扇通往藏區之門：建立不久
即被搗毀的保安宣教站

譯文：小保羅

1899年，在保安（今青海省同仁縣保安鎮），三名年輕人——僖德生（Mr. and Mrs. George Shields）夫婦和杰西·麥克佩斯（Jessie MacBeth）護士，身陷險境。在漢藏交界處，宣教士們對於流行病、盜匪襲擊和回民叛亂早就習以為常，但這次危險與之前不同。位於藏區的保安對白人充滿敵意，對福音也是封閉的。他們當時正在做一個勇敢的嘗試——在這裡建立宣教前哨，撬開喇嘛之國的大門。

喇嘛們對這些異己者懷恨在心，只在等一個借口把他們趕出去。恰逢一次嚴重的旱災使庄



青海省同仁縣(保安鎮所在地)

稼和牧場受損嚴重，喇嘛們終於得到一個好機會。他們挑唆道：「這些不虔誠的外國人惹動了神明的怒氣，造成這場災害。」保安附近12個部落怒氣填膺，頭人們做出決定：必須摧毀那個宣教站。

克省悟碰巧在這個時候來到保安。在位於漢區邊界的洮州，一位宣教士生病了，急需麥克佩斯護士過去幫忙。保安到洮州有

二百多公里的路程，常有盜賊出沒，所以克省悟特地趕來護送。

在傍晚時分抵達的克省悟十分疲憊。作為休息，他高興地與保安的宣教士們邊喝茶邊聊天。



正在這時，一群藏族暴徒沖進庭院，駭人地大聲吼叫。

三位年輕宣教士當時只能說幾句簡單的漢語和藏話，難以應付這樣的局面。時年29歲的克省悟已來華7年，精通漢語和藏語，也熟悉當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於是，他立刻作為代表去見那群人。克省悟很快就明白過來：那12個部落將旱災歸咎於宣教士，並打算殺掉他們。

人群的喧嚷使談話難以正常

進行。但克省悟用背抵住房門，盡最大努力說服他們冷靜下來。他先用藏話與這群暴民理論，同時用漢話命令他的僕人向中國駐軍尋求幫助。一邊用藏話辯論，一邊用英語大聲告訴年輕宣教士們目前的危險，讓他們禱告，並預備在遭受攻擊的情況下進行自衛。

在不間斷地用三種語言進行斡旋的同時，克省悟猛然發現一張熟悉的面孔。原來，這人曾路過洮州的宣教站，克省悟款留他



位於保安的著名藏傳佛教格魯派寺廟—隆務寺
注：隆務寺是安多藏區僅次於拉卜楞寺和塔爾寺的第三大寺

過夜。作為回報，他也在藏族帳篷中接待過克省悟。

克省悟很解藏人的習俗，就向他的藏族朋友表明身份，並要求他出手相助。他堅持說，根據藏人的傳統，他的朋友不僅不該參加這次襲擊，而且還應當盡全力阻止它。

藏族朋友的介入使事情的發展方向產生變化。這位從前與克省悟友善的藏人發現撫慰這群暴怒的同胞絕非易事。他一人的好客之道與眾人的仇恨相爭，雙方都覺得自己作為藏族人的榮耀事關重大。但至少在那天，復仇的計劃屈從於好客的傳統，騷亂平息下去了。

在官府的軍隊到來之前，克省悟成功地拯救了年輕宣教士們的生命。第二天，護士姊妹和她的護送者啟程趕赴洮州，僖德生夫婦則繼續留在保安。

儘管克省悟的朋友當天幫了

很大的忙，但藏人復仇的要求仍未得到滿足。接下來的幾周時間是在令人不安的平靜中度過的。終於，在5月25日，一個晴朗的夏日，大約200名全副武裝的藏族人聚集在保安的北大門。漢族朋友們立刻提醒僖德生夫婦：麻煩要來了！這對夫妻先把家門堵上，然后就將自己的性命交託給上帝了。

對於這場將要來到的襲擊，當地官府的軍隊沒有坐視不管。他們迅速從宣教站後門將這對年輕夫婦救出，送往衙署保護。幾乎在他們撤離的同時，十幾個匪徒翻過宣教站的院牆，到處搜查。因為沒有抓到人，暴徒們把宣教站的房屋砸爛，搶走院內的馬匹，毀壞了其他財物。

本次襲擊的暴力行徑說明暴徒們第一次來的謀殺威脅並不是一句空話。在那個緊要關頭，洮州的宣教士可能只是碰巧需要一名護士幫忙。但那天克省悟到保

安迎接護士姊妹，是出於上帝奇妙的護理，絕非是偶然的。

克省悟的到來正當其時，他的品質也出類拔萃。接下來的許

多年裡，這些品質使他成為一名優秀的宣教士領袖，在一整代人的時間裡對藏族宣教工作做出重大貢獻。那時的克省悟正在成長為一名「藏族人的使徒」。

大溫教會資料及活動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
英語班外展事工**

設初、中、高級，以視頻形式授課。

日期：9月8日至12月6日
(逢星期二，六)

時間：上午 10:00 至 12:00

費用：\$50，不包括課本

查詢：604-874-7612

電郵：vcac.esl@vcac.ca

地址：3330 Knight Street,
Vancouver

大溫教會名單

<http://www.globaltm.org/images/Van/VanChurchList.pdf>

《2020年大溫哥華佈道會停辦公告》

2020年7月30日

鑑於Covid-19疫情至今未有緩解跡象，溫哥華華人基督教佈道聯會決定，停止舉辦原訂於今年9月份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大溫哥華佈道大會。請恆切禱告，求主恩待，讓疫情早日受控，我們熱切期待明年9月能恢復舉行佈道大會。



Ask anything
about life,
faith & God

啟發課程：
讓你自由發問
關於人生...
信仰及神...

菲沙崙教會粵語福音外展事工： 『2020年度秋季網上啟發課程』

透過一系列專題講座，給參加者提供一個探索人生意義及信仰的機會。

日期：9月3日至11月26日
(逢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 至 9:00

地點：網上Zoom平台舉行

報名查詢：jacklyn@fraserlands.ca
或 604-451-5449 (內線 100)

詳情：<https://can.fraserlands.ca/events/alpha-online>

“未雨綢繆：遺囑及遺產規劃”

免費粵語講座

因著新冠病毒疫情持續，越來越多人對自己及家人的未來感到關注，並開始考慮有關遺囑和財產傳承等問題。有資料顯示，自疫情爆發至今，遺囑的需求急劇增加。未雨綢繆，你又對遺囑規劃有多認識呢？我們邀請你參加此講座，由資深律師親自為你講解現今的遺囑遺產法，如何訂立有效的遺囑(平安書)，以及遺產處理程序等。名額有限，必須報名！

日期：2020年8月2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講員：李時勤律師

地點：菲沙崙教會 – Zoom

報名及查詢：網上報名 或 致電
(778) 889-8939
(778) 999-1204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以愛醫治創傷”

YouTube籌款異象分享

約定你！CRRS Media 頻道首播，節目內容包括事工短片、歌曲欣賞等。

日期：8月23日 (星期日)

溫哥華時間：晚上 8:00 至 9:00

講員：梁燕城博士

瀏覽：www.crrs.org

查詢：604-435-5486

電郵：info@crrs.org

烈治文基督教培英中心

現為社區提供以下課程，課程均提供網上視像或課堂面對面授課：

1. 地道廣東話班

日期：9月23日至10月28日
(逢星期一，三)

時間：下午1:00 至 2:30

2. 日常生活英語會話高班

日期：10月1日至11月10日
(逢星期二，四)

時間：上午9:00 至 11:00

3. 實用英語高班

日期：10月5日至11月18日
(逢星期一，三，五)

時間：上午11:00 至 下午 1:00

4. 日常生活英語會話中班

日期：11月7日至11月23日
(逢星期一，三)

時間：上午9:00 至 11:00

地點：101-8580 Cambie Road,
Richmond

查詢：604-821-1262

疫情中戴口罩的倫理分析

曹傑明牧師博士 – 宣道會福群堂主任牧師

自從本年三月中，我牧養的教會宣道會福群堂停止了所有實體聚會，將可以遷移到線上的事工都遷到Zoom或臉書上舉辦，但按著疫情在BC省受控的良好成績，我們決定從七月開始，嘗試重啟六人以下的實體聚會。我們訂下一些抗疫指引，包括聚會時一定要戴口罩。這種要求在我們的社區非常普遍，無論是在賣菜的店舖或是診所，很多都要會求戴口罩。可是，口罩卻是一個爭議性的問題，不單在美國，連加拿大也有引人注目的反口罩示威。這些爭議從何而來呢？反口罩人士又有什麼理據呢？倫理分析怎樣能夠幫助我們達到一個理性的立場呢？這文章嘗試首先列出幾個反口罩的主要原因，然

後評估每個原因的合理性，繼而從一個基督教的觀點歸納一些立場，最後列舉一些從這案例的分析中得出的一般公理。

1. 反口罩人士有什麼理據

對於讀者中有亞洲背景的朋友來說，在病疫中戴口罩外出，幾乎可說是理所當然的衛生常識，何解西方社會對口罩有比較強力的抗拒呢？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七點：

第一，當2020年初普世開始注視新冠病毒（COVID-19）時，西方的醫學權威都普遍地提出市民不要戴口罩，這包括世衛（WHO）、加拿大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醫生（Theresa Tam）、和BC省衛生官 Bonnie Henry醫

生。他們的論點基本上是說，普通健康人戴口罩弊多於利。這論點有以下幾個具體的副論點：

- a. 口罩戴得不合適反而會導致感染（經常觸摸面部）
- b. 戴口罩能帶來錯誤的安全感（不跟從其他更重要的衛生措施）
- c. 健康人士不需要戴口罩（醫務人員和病人更需要）
- d. 最後一點很少官員明說出來，但很可能是他們顧慮之一：多人戴口罩能帶來不必要的公眾恐懼

第二，當以上的醫學權威之後開始鼓勵市民在某些情況用所謂非醫療口罩時，他們指引的改變令人困惑，一方面使一些人對科學家和醫學專家失去信心，覺得他們的觀點朝三暮四，另一方面容許一些人死守專家們初期的說法來支持他們已經先定的立場。

第三，有不少人認為口罩是不需要的，原因包括：

- a. 沒有證據證明口罩能防止新冠病毒擴散
2. 整個疫情是一個虛構的騙局，是政府或某人的陰謀要控制百姓！（參看所謂紀錄片的『Plandemic』）

第四，有人認為戴不戴口罩是個人自由和自主權的問題，政府沒有權侵犯市民的個人權益。

第五，有人認為戴口罩對身體有害，因為它令呼吸困難，人會因缺氧而窒息，或因吸回自己包含病毒、二氧化碳、甚至一氧化碳的呼氣而生病或死亡。

海景墓園·全新 Grand Mausoleum
科士蘭·全新私家花園

室內、外雲石陵及水晶玻璃櫃
全新永久福地、各式殯儀服務
代辦先人移民、分期付款計劃

604-889-2669 (國、粵、英語)
Rebecca Mok 莫小姐



第六，尤其在美國，戴不戴口罩已成為某些人政治認同的身份標誌，反口罩人士通常都是支持川普。

最後，也有人指出大量用口罩是不環保，消耗大量資源，也產生大量的廢物，包括街上的垃圾。

下期待續.....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 是危、是錯？

羅懿信牧師

問：羅牧師，你好。現在發現很多牧師講道都說到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你怎麼看？我覺得這是個很危險和錯誤的教義。

答：這可從原則性及個別性來看。在神救贖的計劃角度來看，耶穌基督救贖大功確是一次過成就，而人真心相信基督為救主並生命之主，並相信到底，必

然得救。但從個別信徒生命，所信是否踏實，並有生命印證，別人不能定斷，但信的人及上帝必然知曉。若從後者角度，我們便明白為何主明指，在末後主顯現時，那些常稱「主呀！主呀！」的，主說不認識他們，及聖經多番說有信徒離棄真道，又有假先知、假教師、假門徒。

溫柔 · 壓制

圖、文：譚家麟牧師 – 溫哥華門諾弟兄會頌愛堂主任牧師



溫柔地關懷自己能保守心靈健康 (箴 4:23)，但人往往選擇壓抑情感。

我們活在一個提倡成功第一的年代，在競爭激烈的文化中，人人都學會如何壓抑自己的傷痛、挫敗或、成長的傷痛和日常的壓力。我們都懼怕自己的軟弱被人發現，用盡各種方法去壓抑憂傷的情緒。不少人都樂於關懷家人和朋友，或是在工作上對不少情緒低落的人進行輔導或心理治療。

他們都能夠喜怒不形於色，並善於用各種技巧去壓抑憂傷，但恐怕心靈已經枯乾而不自知(箴 7:22)

保守心靈的方法可以很簡單，建議大家自製一本「溫柔日誌」，在日常讀經中寫下帶著安慰的經文或事件。每週用一兩個晚上花十分鐘慢讀和默想其中一個記錄，讓神溫柔的關懷內心，抒解抑壓著的憂傷。

信實(優質)汽車中心

AUTOWEST (FAITHFUL) Autobody & Service

100-11351 Bridgeport Road, Richmond, BC., V6X 1T4

Tel: 604-276-8800 Fax: 604-276-8363

汽車維修部 (全電腦操作) 車身碰撞修理部

- 政府指定檢查執照
- 定期維修保養
- 車軸更換
- 引擎波箱維修保養
- 汽車電器，冷氣系統
- 水箱，煞車系統
- 專人代辦ICBC賠償
- 車架拉正，原廠規格
- 採用英國ICI高級漆油
- 免費估價，免費車借用
- 車身底盤防銹及保養
- 汽車玻璃安裝

舊車143點安全檢查

友善、冷靜、安全 2：友善

李耀全博士 – 列治文華人宣道會主任牧師

友善即是Pay it Forward

我回想起幾年前我真的很喜歡的一部電影《讓愛傳出去》(Pay it Forward) (2000年)，這是一部美國戲劇電影，大致是基於Catherine Ryan Hyde的同名小說改編。故事發生在拉斯維加斯，講述一個14歲的小伙子Trevor McKinney 發起一項名為“Pay it forward”行動。Trevor 的七年級通認科老師給全班一個功課是要設計和實踐一個計劃，該計劃將使世界變得更美好。Trevor的計劃是建立一個善行網絡，受惠者得到的是要對另外三個人提供恩惠，而不是償還給施與者。當我第一次看這電影時，我深深地被感動，因為這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仁慈是向別人施與而不要求回報的。聽起來像是一個非常偉大美好的概念，但是我們可以做到嗎？確實，在我們為遏制這種冠狀病毒的傳播而保持警惕的同時，我們首先需要彼此友善。但是顯然，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艱難。我們經常試圖用我們人的力量和意志來表達友善，卻發現我們所有人經常都無法做到。

善良與心理健康的關係

自從近20年來正向心理學 (Seligman) 的興起以來，人們對人格特質和美德的興趣和研究已經發生了變化，重點是培育和挖掘人的內在特質，處

理心理健康問題。以正向心理學中的人性為主題，我們擁有愛、善良和社交智慧的美德。善良是一種美德，包括慷慨，培育，關愛，同情心，無私和「和藹可親」。許多研究者研究善良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例如，Rowland和Curry（2018）發現，在施行了七天的善良行為後，幸福感增加了，善良行為的舉動與體驗到幸福水平之間存在正面關係。因此，亨利醫生正確地提倡「善

良」，因為它直接關係到我們的心理健康。

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

我想到一個聖經故事說明基督徒的善良，是耶穌本人所說的好撒瑪利亞人（路加福音10:25-37）。故事說有一個人，在旅途中被強盜剝去他的衣服及毆打，把他打得半死並撇下他一個人就走了。一個祭司和一個利未人經過，都避開了那個人，就從旁邊走了。及後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被猶太人所鄙視的）走過來，幫助這個可憐的旅客。回答律法師的問題時：「誰是我的鄰舍呢？」，結論顯然是對傷者表示善良的人，即撒瑪利亞人。

善良就是作那個好鄰居，好撒瑪利亞人，他願意在其他人不會做的時候去幫助一個陌生人。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Vancouver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ww.vcbc.bc.ca

誠聘全職教牧同工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國語堂誠聘牧者一名，負責領導、講道、教導、牧養等事工。申請者須：具備提摩太前書三章一至七節所列各樣條件、於公認的神學院畢業、贊同及支持《浸信會信仰與信息》、曾在有多位教牧同工的教會中事奉的經驗、精通國語、懂英語及粵語、善於教導、佈道、關懷、及具備領導才能(詳情請瀏覽網址: <http://vcbcomm.org>)。申請人履歷請郵寄：
VCBC Pastor Search Committee
7474 Culloden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5X 4K2

約定你 -- 天堂見！

家路

Peter的媽媽於數年前因肺癌而離世，在最後的兩年多的日子，Peter為了照顧媽媽，就放下香港的工作，來到溫哥華，每天的時間表都是圍繞著媽媽的醫療程序、日常生活作息。要照顧長期病患者，需要的是忍耐和很多的愛。Peter是孺仔（最小的兒子），一直在家就不需要做家務，現在要肩擔著照顧媽媽的責任，有時候也會發脾氣，會感到壓力，生怕媽媽不開心，而最難受的是，自己看著心愛的媽媽身體一天一天消瘦、吃不下，睡不著，知道即使怎樣努力，眼前心愛的媽媽也會離開。

媽媽離世後，Peter深深體會到長期病患者、臨終病人與家人的「苦」，面對死亡的恐懼與無奈，要照顧家人的身心俱疲，他很想以過來人，以耶穌的心腸與他們同行。他就參加了危疾關顧的隊伍，每星期去探望病人。亞成（化名）原在廚房工作，因長時間工作緣故，與家人關係生疏，也沒有幾個朋友，當得知自己患了肺癌末期時，像是世界末日，放下手上工作，從「有用」「有貢獻」的男人，瞬間變成軟

Daniel Leung 梁瑞華 ASCT, CHI

卑斯省執照驗屋師(BPCPA #47470), 卑斯省物業檢驗學會(ASTTBC-BCIP)會員



住宅、工商業樓宇及教堂檢驗服務

31年樓宇檢驗經驗—自1994年起服務卑斯省大溫哥華地區



Daniel Leung Building Inspection Services

Tel: 604-836-6423 / Email: dleung2000@gmail.com / Web: www.daniel-leung.com

弱、無法自理的「廢人」（亞成對自己的形容詞）。這也是病人、長者內心的掙扎，在心中不斷地控訴自己一失去了在家中、在社會中的價值；失去了自理能力，連累家人要照顧自己；失去了機會，為過去所犯的錯誤內疚，知道沒辦法補償；失去……

關顧隊員沒有甚麼特異功能可讓病人起死回生，他們所做的，就是陪伴，與亞成喝茶、談天、載他去看醫生，成為他的朋友，慢慢地亞成發現這群人不一樣，漸漸對信仰有興趣，在世間感受到耶穌的愛，對死後有盼望，就信了耶穌。信了耶穌，並沒有讓他癌細胞消失，最終也回到塵土中。亞成太太在安息禮拜時分享，亞成在最後的日子，是她所見亞成人生中最開心的日子，他每星期都期盼著與關顧隊員見面說笑，就像家人般。亞成太太也因丈夫的改變而信了耶穌。

隊員與亞成的最後約定，就是天堂見！

U **UBC区校园浸信会**
U-Campus Baptist Church

寻求牧者负责青少年事工

C 所需条件：

1. 热爱青少年，有从神而来的使命服事青少年并积极主动，有创造性；善于鼓励、教导和引导青少年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统筹安排该事工各项计划和内容
2. 与同工团队相处和谐，乐于和家长保持联络
3. 北美正规神学院的毕业生或在校生，拥有正统的神学观
4. 英文流利，会国语更佳
5. 每周工作时数：15小时

B 有意者，请于2020年9月15日之前将中英文个人简历、信主见证、蒙召经历等，电邮至ps.ucbc@gmail.com

C 详细要求请上网查询：<https://cbwc.ca/careers/>
教会网站：www.ucbc09.ca

活祭的召命

陳仕敏牧師（列治文迦南堂）

「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書12：1）

1977年的聖誕節，香港大埔王肇枝中學團契，在粉嶺宣道園辦了一次冬季退修會。那年講員是海外神學院老師李苓牧師，題目是『當作活祭』。我第一次被聖靈觸動，在李牧師呼召下，我委身於主。那年我只是國中三年級學生，並且在同年復活節接受水禮。

同一年冬天，我第一次跟從父親到國內家鄉探親，先到廣東惠州，後至惠陽。我目睹國內的貧窮和落後，我在心中默默祈



禱，祈求上帝保佑神州大地，國泰民安，多人蒙恩得救。所以當牧師呼召時，我心中想到國內河山，人民真正需要，不單是要國富，更要福音。李牧師只是呼召我們獻身，並沒有指明向國內傳道。自此，我沒有遺忘主的召命。

在我中學畢業那一年，吉兆頌牧師來到香港上水作了一次培靈會，聖靈再一次呼喚我獻身跟從主，令我想起「傳福音報喜信

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然而，當我越長大越知道，傳道宣教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因為面前有著種種的困難和挑戰。但是當吉牧師發出「十萬萬失喪的中國靈魂」時，我心中扎心，面上帶淚。我毅然回應上帝呼召而舉起手來，重新面對這個呼喚。

但是我想到將來的社會教育水平越來越提升，如果沒有接受大專以上訓練的話，我又如何向他們傳道和教導呢？當時我的學習能力又不強，在香港升學是困難，到美加留學有金錢問題。在中學老師建議下，到台灣升學。

主就帶領我到台灣台中基督教的東海大學。校內的路思義教堂，四合院，文理大道，相思林，牧場的草坪，都是美的孕育。「再別康橋」教曉我帶不走一片雲彩，但我帶走大度山彩雲的烙印。用生命傳道留下佳美腳

蹤的潘珈璐牧師，校內以教授身份的宣教士活見證，台中宣道會弟兄姊妹的相遇，愛的邂逅，都編織了我的生命，全是恩典。

可是我第一樣要學習的，是如何接納台灣同學。同樣是華人，你我之間是有別的，心底裡是不接納的。直到第三年才開放自己，去了解他們。那麼我要問我自己又如何接納其他華人呢？感謝神，我移民後，當我看到台灣人，就看到自己人一樣。這樣對我日後事奉國內華人有著很大的幫助。

畢業後，我禱告主，能否讓我到社會工作才進入神學院。主領我進入心誠中學教書，並且讓我帶領了十位學生歸主。在母會弟兄彭智培教授鼓勵下，我進入了中國神學研究院接受訓練。這樣就揭開了我獻身事主全新的一頁。

學會在水底呼吸

——猶太傳統災難觀

張平

本文獻給2020年新冠肺炎疫災中的所有受難者

(經作者授權，節选自公眾號『平行邏輯』，有刪節。責任編輯：鄭媛元)



張平

第一個將拉比猶太教經典
《密釋納》
譯釋到中國的學者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 東亞學系
漢學與東亞學終身教授

有個猶太笑話用三句話概括了所有的猶太節日：「開始他們想殺死我們，後來我們殺死了他們，現在咱們吃飯吧。」如果節日是民族歷史文化的積澱的話，那麼猶太節日的第一層積澱便是對滅頂之災的恐懼；第二層則是

遇難成祥，逃出生天的希望；而第三層就是享受生命，守護生命的執著。

整部《希伯來聖經》就是一部災難史，但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卻並非那些對大洪水類的世界末日式的「《聖經》級」災難的描述，而是有關一個凡人小家族遭災的《約伯記》。與其他把災難歸因於「天怒懲惡」的《聖經》故事不同，《約伯記》講述的是家財豐厚、品行端方、信仰虔敬的好人約伯一家，遭遇家破

人亡、惡疾纏身的故事。由這個故事引發的猶太災難觀有三個基本內涵：

- 一、災難隨時可能發生。
- 二、災難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 三、不存在根絕災難的可能性。

《巴比倫塔木德》裡，拉比阿奇瓦講了一個寓言：狐狸看見一群魚在水裡亂竄，就問他

們為什麼。魚說：「我們要躲開漁網。」狐狸說：「上岸來，岸上沒漁網。」魚回答說：「我們在水裡不過是可能死，上了岸就死定了。」這是猶太人在災難的陰影下做的第一件事情：明辨安危，趨吉避凶。

猶太人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笨鳥先飛，未雨綢繆。既然無法預知災難何時發生，那就盡其所



能，時刻準備好。與其他宗教的崇拜場所不同，很多猶太教會堂都修建有秘密逃生通道。即使承平日久，百年無事，猶太會堂的責任仍然是為會眾預備好退路，時刻準備遭遇大火或是反猶暴徒的攻擊。與此相對應的是，很多猶太家庭都有儲備食物的習慣。我的一個學生就曾經告訴我說，她母親買可存放的食品時總是大量購買。比如意麵，一買一定是至少二十包，「家裡總是存放著夠全家人吃兩年的食品。」她母親是一位埃及猶太人，當年被埃及政府一聲令下，全體驅逐出境，對災難的理解遠非常人可及。她儲存食品的行為在中國人看起來可能非常可笑，但是在以色列，像她這樣的「時刻準備災難來臨」的猶太人並非少數。

有一個猶太笑話說某國核

子試驗不小心，把兩極冰蓋弄融化了，海水高漲，三周內將淹沒世界。大難將臨，猶太人聚在會堂聽拉比講經。拉比照常講完之後，對大家說：「從現在起，我們有三個星期的時間去學會在水底呼吸。」這是猶太人面對災難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到任何時候都不要放棄希望，到任何時候都要竭盡全力，守護生命。無論命運改變了什麼，都要頑強地活下去。正如你無法預知災難何時降臨一樣，你也同樣無法預知柳暗花明的那一天何時到來。猶太傳統認為死亡毫無價值，任何時候都不許自殺，即使是在大屠殺這樣的曠世慘案面前，你也很少聽到猶太人自殺的消息。

張平 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

於特拉維夫

戰火浮生

趙子

起初喜歡看電影純為娛樂，直到高中年代信主，被朋友拉進電影院觀賞一齣譯名為《戰火浮生》的電影《The Mission》，才扭轉了自己對欣賞電影的某些要求，原來電影除了觸動人心，還可以啟發我們去思考許多事情。這次找來這部1986年的作品向大家推介，電影的信息對筆者而言，就是以往在不同年代翻看，都沒有過時的感覺，其反省的是宗教與政治的衝突性，相信今天每一位心繫香港的朋友、特別是信徒，都會對這故事感受頗深。

《The Mission》是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英語電影，描述一羣教士在蠻荒地帶傳教，感化當地土著，最後為了護教及保衛家園，不惜一戰而致全

體犧牲故事的結局由兩位主角帶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抉擇，他們雖然抱守同一的基督信仰，也同樣深愛自己一手建立的家園，卻選擇了兩個極端的方向去面對敵人的侵略。他們一個是寬恕仁慈、充滿犧牲奉獻精神的神父，亦是因為他的陪伴，感化了另一個人人口販子，這人因為一時的妒恨誤殺了自己的親弟，痛不欲生，後來從神父那裡聽信了福音，決心悔改，並決定要為自己的罪孽付上代價，苦待己身。電影中第一個出現令筆者動容的情境就是他背負著一個重袋子努力地試圖爬上印地安人部落旁的瀑布，非常吃力的一次又一次滑落谷底後，重新不斷重複他的贖罪之旅，而他知道在瀑布上面等著自己

的就是一羣他曾經捕捉販賣的蠻夷族人，這實在需要何等大的決心。反思我們自己決志信主，白白的領受了耶穌基督的救恩，在信仰成長的路上還總是希望避開苦頭，事事與主斤斤計較，重看這個決心悔改贖罪的角色，實在是一個警惕。他最後都得到了寬恕，重過新生，並與其他傳教的同伴與當地土著共建家園，福音亦在部落中傳揚開去。

可是好景不長，這羣傳教士的成功竟引來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國的關注和不滿，在國家自身利益的關係下，他們決意將之剷除，發動攻擊。面臨家園被毀，有人因為信仰選擇以和平的方式面對，希望感動敵人；亦有人選擇奮力頑抗到底，是出於從前一份容易衝動、好勇鬥狠的性格？抑或是一份源自信仰、不懼犧牲的勇氣？

戲中兩位主角即或各走極

端，亦各有支持追隨者，他們對信仰的忠誠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他們和那羣單純的原住民同樣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信仰、政治和民族三者之間的衝突一直都是個極具爭議的命題，我們在信仰中培養和持守的那顆同情憐憫之心，怎樣與掌控權力的政治互相抗衡呢？戲中教廷最終還是在兩個國家的脅逼下選擇屈服於強權。到底是上帝還是政治的力量偉大？公義何價？而我們在信仰和政治之間該如何區分事情的正確路線呢？人們常將自己的價值觀強逼別人接受，不過就像電影中那個像是理想世界的教區最後仍是被無情的政治利益摧毀了，哪個選擇才屬正確？但筆者認為兩位主角都做了他們該做的事，今天我們面對一個政治動盪的年代、一個撕裂得體無完膚的社會，又該怎麼為自己的下一步選擇？

< 聖城滄桑錄 8 >

余玉書

「滿了一年，亞蘭的軍兵上來攻擊約阿施，來到猶大和耶路撒冷，殺了民中的眾首領，將所掠的財貨，送到大馬色王那裡。亞蘭的軍兵雖然來了一小隊，耶和華卻將大隊的軍兵，交在他們手裡，是因猶大人離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所以，藉亞蘭人懲罰約阿施。」

(代下二十四：23-24)

猶大王亞瑪謝當政時，耶路撒冷曾被以色列王約阿施，佔據了一個短時期，並拆毀了部分北牆。「以色列王約阿施，在伯示麥擒住亞哈謝的孫子、約阿施的兒子猶大王亞瑪謝，就來到耶路撒冷，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從以法蓮門直到角門，共四百肘。又將耶和華殿裡，與王宮府庫裡所有的金銀和器皿都拿了去，並

帶人去為質，就回撒瑪利亞去了。」（列下十四：13-14）

猶大王烏西亞登位後，聖城獲得喘息，藉此機會修補了被毀的城牆，並擊潰了非利士與阿拉伯的聯軍，但此時，以賽亞先知開始在耶路撒冷公開責備那些社會上的道德敗壞之徒。

主前605年巴比倫崛起稱霸，其王尼布甲尼撒擊敗了埃及與亞述的聯軍，然後，揮軍南下攻陷耶路撒冷，擒獲依然效忠於埃及的猶大王約亞敬，並將其擄走，卻另外立了約西亞王的另一個兒子西底家為王。然而，這位傀儡王卻在主前587年叛變。於是，巴比倫王捲土重來，圍攻聖城數月後陷之。全城徹底被毀；聖殿及王宮被焚，城牆被拆，殿

庫被掠奪一空，人民被擄。根據列王紀下第二十五章第5至13節，對此事有極詳細的記載：「迦勒底的軍隊追趕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軍都離開他四散了。……」



Sutton - Centre Realty
3010 Boundary Road, Burnaby
人要因他蒙福；萬國要稱他有福。一詩篇 72:17

蘇勁剛 Hanson So
604-961-9749
www.hansonso.com

榮獲Sutton銷售大獎
十三年專業樓房買賣顧問 誠信可靠

耶路撒冷，這一路 (三)

Joy



第二天

2016.10.05

住在這清潔、設備齊全的小屋裡，卻很感孤獨。主啊，唯望祢能排解我的寂寞，但是祢似乎沉默。這裡是祢在人間時停留的唯一的的地方，而我卻不因此感到與祢更近，我盼望什麼？尋找什麼？期待什麼？僅是一份真實的感動？

這塊地土會奇跡般地使我遇見祢嗎？會挪走我心中的憂愁及困惑嗎？會帶給我更純、更深的信心嗎？我或許暗暗期望如此。不，我真的期望如此。

求祢向我的靈說話。祢要我來看什麼，我親愛的主？我房間的窗外就是古老的城牆遺址及大衛塔博物館，每天都有人排著長隊參觀，追憶猶太祖先的成就與失敗。從窗裡向外觀望的我，卻只看到滄桑和無奈，還有就是無盡的沉默。

(突然明白了為什麼大衛在王宮的平頂上遊行，能看見對面沐浴的拔士巴，這恐怕是因耶路撒冷的地貌和建築特色的緣故吧。唉!)

我住的教會大院自成一體，厚重的鐵門將院內的客房、餐廳、教堂、花園與外面緊鄰的熱鬧街市隔開，這裡安全，自足。

院內客房樓及餐廳都是英國式的管理及佈置，服務人員多半是從英國來的義工。教堂考究，厚重，傳統歐式風格，配上以色列本地石材，成為院落的中心。



一大早，聽說教堂有聖餐儀式，好不激動。在耶路撒冷領受主的身體和寶血，不由想起兩千多年前，主與門徒在這裡共進晚餐、首領聖禮的情景。完全是個意外的恩待，今天不過是星期三，我到耶路撒冷的第二天。

在教堂高聳的穹窿頂下，我們十幾個人圍成半圓，禱告，讀經，聽牧師短講，然後領受聖餐。牧師將象徵主身體的餅在我們手心裡壓碎，那一刻，我的心抽了一下，明白那不尋常的意思。是的，我的罪壓傷了主，而祂卻以自己的破碎使得我能夠成為完整。

接著，由牧師開始，我們輪流從一個杯裡喝象徵主的寶血的葡萄酒。香醇濃厚的葡萄酒，深血紅色，帶著主的生命，流進了我和我弟兄姐妹的血液。多麼奇妙，我們這些來自世界各地、互不相識的人，卻同飲了一個杯，因主的身體和寶血，成為一體。

主啊，我來到耶路撒冷，要看，更要紀念祂。

祂曾在這裡

接下來幾乎一整天的時間，

我環繞耶路撒冷老城迷宮一樣的小巷轉出轉進，並沒有確定要去哪裡，因為在老城內，每一處，每個方向，都佈滿了值得紀念的遺跡和遺址，令人應接不暇。

最著名的教堂—聖墓教堂，無論尋找還是不尋找，遲早都會出現在流連老城的遊人眼前。突然發現在不知不覺中，我也站在這座古老龐大的教堂面前了。深深地吸了口氣，不由血液膨脹，腳步遲緩，我走了進去。



教堂裡香煙繚繞，昏暗沉悶，裝飾極其浮華庸俗繁瑣。這教堂是在主耶穌受難的地方建

的，擴建後，又將主的臨時墓地，也是復活的地方連成一體。天主教及東正教的信徒們，修士和修女們，燒香跪拜，親吻主躺過的石板，撫摸可以觸到的遺物，那情景真是既讓人感動，又令人歎息，這裡的氛圍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人們在幾乎流於世俗迷信及宗教神秘的氣氛中表達對主的仰慕和愛，與我心中描繪的追憶和敬拜相去甚遠。

不過，我依然怦然心跳。人間最駭世驚俗的大事發生在眼前。神的兒子，我親愛的救主耶穌基督，曾在這裡上十字架，曾在這裡被埋葬，曾在這裡復活！我居然身臨其境，看到歷史留下的印記。祢曾在這裡，怎麼能夠？

一種無言無語的驚嘆湧過我的全身，淹沒了教堂的粗俗，遮罩了人們的竊竊私語。

閉上眼睛，我的心體驗到那份真實的感動，痛徹肺腑的思念。主啊，我似乎呼吸到了祢的氣息，感受到了祢的環繞。這地雖然真真切切地記載和描述了祢的到來及離去，但這些百般裝飾過的遺物遺址的見證，卻顯得幾分蒼白乏力。無論它們是真還是仿，事發地點是此還是彼，對此時此刻的我，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言語無法表達的心靈觸動，從上傾下，攫獲了我全部的情感。猶如我把雙手伸向祢，感到被祢牢牢抓住的真實。

祢神性的聖潔高貴，祢受死復活的悲壯榮耀，祢公義憐憫的極致合一，什麼樣的場景可以襯托，可以渲染，可以將人引向敬拜的高潮呢？

老城到處都是千年遺址，到處都使人想起祢曾在這裡。祢的腳踏過這裡的石頭；祢的聲音穿

過這裡的空間；祢的身影留在這裡的城牆上。這裡有祢的足跡，祢的氣息，更留下了祢的血跡。



難以言傳的敬畏使這片土地在我心中不同凡響。

然而，祢的肉身早已離開了這裡。商人，小販，遊客，朝聖者充滿了祢所到之地，忙忙碌碌經營，急急匆匆參觀，悲悲切切追憶，我如今也身在其中。回想著這裡發生的一切，看著滿地的人群和遺址，竟由生孤獨和惆悵。

甚願我能夠懂得這塊土地的價值，明白祢來到人間的意義，

看重祢以身傳講的真理。並且，忠心到底。

深深的愛慕和敬仰交織在心裡，壓倒一切。祢曾在這裡，這已足夠震撼我了。

耶路撒冷啊！

老城另一面

遇到一旅遊團，聽見導遊對他的遊客侃侃而談：「在耶路撒冷老城出門要帶地圖，但同時，你還得故意讓自己迷路。」不錯，這正是耶路撒冷老城的特色，必須大膽迷路，否則不能盡興。

老城分成四個區域：基督徒、猶太人、穆斯林、和亞米尼亞人區，不可思議的聚集及劃分，隱藏了多少歷史的演變及奧秘。在基督徒和穆斯林區域裡，擁擠的小巷兩側擠滿了各樣店家，許多在賣相同的旅遊紀念品和偶像。據說有些小巷基督徒和穆斯林各持一邊，外人難以分辨。



事實上，老城幾乎三分之一的街道成了商業用途，珍貴的遺址和粗俗的買賣混雜在一起，聖潔的信仰和投機的兜售平起平坐。歷史、遺物、遺址，甚至主耶穌基督也被人們利用做為生存、或是致富的賣點。異教徒向遊客炫耀主留下的痕跡，推銷有關基督教的旅遊紀念品。我驚訝這城市竟然能在聖潔的屬靈追尋中，摻插褻瀆、世俗的交易。聖潔與污穢，美與醜，神的兒女與撒旦的子孫，似乎在這裡短兵相接，卻分不清彼此。想起了主講的有關麥子和稗子的比喻，即便在耶路撒冷，麥子和稗子也必須

一同生長。主啊，祢的意念誰能識透呢！

在基督徒區域的小巷裡轉來轉去，終於迷路了。向一位老人問路，他開了一個小小的手工藝首飾店。他的生意清淡，指路之前，主動和我交談起來。極其健談的老人，短短的十幾分鐘，卻談到了信仰及人生這樣的大題目。他熱忱地說，要堅持神對你的帶領，如果你以別人的領受當自己的，你將在原地打轉，走不出去。他直視著我，反覆講這些話，讓我不能不多心，他是針對我的嗎？

這就是獨特的耶路撒冷，信仰和人生這樣的大題目在主人之間，遊客之間，甚至主人與遊客與之間，可以成為極其自然的話題，隨處探討，暢所欲言。

未完待續……

求你給我一個機會

王文賢傳道

每年到了六、七月，部份香港家長及學生面對派位、放榜的挑戰。家長為子女升學派位費盡腦汁，為子女爭取面試機會，爭取子女派到一所理想學校的機會，為的是孩子能有更好的將來。筆者小女兒今年也面對升中派位，我和丈夫雖不是要求女兒要入名校，只盼能讓她入讀一間適合、有發展學生、培養出良好的品格的學校。但我們也明白，要入到心儀的學校，是需要按著現時的遊戲規則，就是按著學業及課外活動成績來決定。然而，在香港有群孩子，無論他在學業或課外活動有出色的表現，卻未能爭取升學或比賽的機會，因為他們連爭取機會的資格也沒有。

三年前，筆者認識「香港尋

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創辦人伍鳳嫦博士 (Dr. Isabella Ng)，她向我分享一位16歲年輕人所面對的困難。這年輕人的父母是尋求政治庇護者，雖然孩子是在香港出世，但因著父母的身份，他的出世證明書上寫著「未確認」，表示他是一個無國籍的人。他來見 Isabella，是請求她幫忙取得一本護照：「我在學校的足球隊表現很出色，被選入校隊，現在校隊可以去外地參加比賽。你可以幫我申請一本護照嗎？」Isabella 望著他充滿期望的眼神，很難過地表示自己無能為力。

那天下午坐在茶餐廳，聽著 Isabella 提起這件事，深深感到她的難過，她說：「我真的不明白，這班孩子在香港出生成

長，他們有很多的天份，為什麼政府不視他們為寶貴的資源，給他們機會，幫助他們發展，將來必有很多的貢獻。」年輕人告訴Isabella：「我很失望，氣餒，但我不會放棄。」他有的，是踢足球的天份，是不放棄的精神；欠缺的，是一個被認同的身份，一本合法的護照，和一個機會。

人要離開自己家鄉，去到他國尋求政治庇護，成為難民，絕對不是為了生活質素能錦上添花，而是迫於無奈。我聽過當中不少人在自己國家都是專業人士，有學識有技能，正因如此，他們才有錢，有條件地聯絡上蛇頭，用各樣方法途徑離開家鄉；失去的，同樣是一個被認同的身份，一本能去安全國家的合法護照，和一個機會。

他們所面對的挑戰，又豈是我們所能知曉，又有誰能聽聽他

們的微聲？



青年使命團（Youth With A Mission, YWAM）同工Rebecca分享一個單親難民家庭的故事。這家庭中有一位7歲的小女孩—思思（化名），平常週一至週五，也到YWAM在元朗所設的中心補習班做功課。那天Rebecca與一姊妹去家訪，事前已知思思和她媽媽是住在環境較惡劣的劏

房。但當她們腳踏進那棟沒有電梯的唐樓，眼前所看見的是更難過和擔心。從第一層開始，每層都有性工作者的工作場所（在香港稱作“一樓一鳳”），周圍牆上貼滿的是色情圖畫和標語。思思和她媽媽每天就是在這個環境中出入，Rebecca心裡不是味兒。試問作為父母，你願意女兒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嗎？若你作為丈夫，又願意你的太太在這樣的環境中出入嗎？

好不容易走完這六層樓梯，到了思思家——一處只能容納一張雙人上下格床、加上一個廁所的家。思思無論做功課、吃飯和睡覺，整個活動空間就只能在小小的床上，客人來探訪，也只好站著。

與思思媽媽閒聊間，媽媽突然提起一年前發生的事。由於香港法例的緣故，難民在香港工作

是犯法的，他們就只能靠一些非牟利機構提供租金資助和食物券維生。那一年思思媽媽因著經濟困境，到了一間餐廳做黑市洗碗工作，她身旁的同鄉因著妒嫉，竟然舉報了她。結果，思思媽媽被判了入獄6個月，而思思就被安排暫住兒童之家。說到這裡，媽媽哭了，正在床上玩的思思也流下淚來。她不明白媽媽那時候為何突然離她而去，害怕自己變成了孤兒，而媽媽為此而充滿內疚和自責。

過去傷痛經歷無法改寫，面對未來，助人者也彷彿無能為力。就在那時候，聖靈大大降臨在她們當中，耶穌提醒：「我能夠醫治，我能夠修補」。因著聖靈的帶領，Rebecca她們邀請思思和媽媽拖著手一起禱告，祈禱當中，思思看見了一幅圖畫，她看見一個好像爸爸的人張開雙

臂，擁她入懷中，有很多很多的心心像花一樣散落在她身上。Rebecca她們使用這幅神所賜下的圖畫來祝福思思和媽媽。祈禱之後，媽媽擁思思入懷中，說：「我過去的自責內疚好像沒有了，耶穌拿走了。」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馬書 8:35, 39

無論是未能確認的身份、無國籍、無機會，都不能叫他們與神的愛隔絕，因為我們都是神所看為寶貴的兒女。

三年前，我與丈夫帶兩名女兒一同參與Isabella機構舉辦

的燒烤活動，出發前，兩女兒分別對我說：「媽咪，我怕不懂得與他們相處，我英文不好，怎溝通？她們要玩什麼？」我只對她們說，你們只是去玩，不要你們做什麼。你帶你喜歡玩的遊戲去邀請她們一起玩，或是她們玩什麼，你也玩什麼就可以。你燒烤，問她們燒什麼，一齊食，一齊分享就好了。」

玩了一整天，回家途中，她們說：「媽咪，什麼時候可以再去與他們玩？好好玩，他們與我們完全沒有分別嗎。」的確，唯有認識他們，跟他們做朋友，你會發現我們的需要都是一樣。

「給我一個機會！」除了是難民心裡發出的呼聲，也是我們應該發出的一個禱告：「求主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們好好的去認識這班無國籍的「香港人」。」

不確定性的憂慮

秋霖

對很多人來說：『「不知道結果」比「壞的結果」要可怕得多!』

「不確定性」(Uncertainty) 代表著不知道結果是好是壞，更可怕的是不知道何時才会有結果，或是現時的景況何時才會完結! 要等到什麼時候方能改善? 相信這些想法在疫情期間頗為普遍，特別是有家人朋友受到疫情影響的人，包括是染病、公司結業、失業、依靠政府救援等等。而這個大局上的不確定性，對個人有著明顯或暗藏的影響。因篇幅關係，今期先討論幾個概念，待下期討論如何應用。

每個人對不確定的容忍度(Ambiguity Tolerance) 是有異的。有些人的容忍度比較

高，他們會將不確定的情境看作是挑戰，並對此充滿好奇心和興趣，他們是不確定性傾向(uncertainty-oriented) 的人，例如：喜愛冒險、挑戰、創新的人，初出工作環境的年輕人，新畢業生，受命處理特別任務，甚至是賭徒……

有些人則容忍度比較低，他們喜歡熟悉和可預測的情境，認為不確定的情境是一種威脅，他們就是確定性傾向(certainty-oriented) 的人，例如：已經生活穩妥、家有老幼需要照顧、早已習慣恆常生活模式，而長者亦較多屬此類。

從逆境智商(Adversity Quotient AQ) 來看，可以簡單化把人對逆境的反應分為：(1) 樂觀

類（視逆境為短暫性，事情將很快過去；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外在的，而非全皆我錯），個人仍有空間去改變；而（2）悲觀類（視問題是長拖欠無解決；普遍地越來越差；歸咎於自己出錯）則看不到出路，彷彿走進一個下降的螺旋型黑洞。

在樂觀與悲觀之間，現實並不是兩極化的，而是在當中有不同的點。「盼望心理學」（Hope Psychology）學者 Rick Synder 提出，「盼望」可以跨越困境，而盼望的能力可以見於 Way power 找出路的能力，以及 Will Power 意志力、毅力。Way power 高的人就是思考力強、有豐富的常識、機動性，敢於嘗試，並不怕失敗。例如：沒有口罩、買不到時，想到可以自己去做，上網找方法，不斷改良。Will power 強的人，毋懼失敗、不輕言放棄、不衝動、有頑強信心去

克服逆境，把信念付諸行動。

有位基督徒心理學家 Worthington 再加上另一元素：Wait power 等候的力量，認為人是有限的，人極盡努力亦未必如願以償，但深信世界是由神掌管，祂不會不看顧我們，神是盼望的來源。由此，人可以接受自己的有限、要休息，神在工作，祂不疲乏，祂有自己的時間表，人需要學習等候。這也是基督徒的信仰，應用在疫情下的處理，更見實在。

面對不確定何時會完結的疫情，看到第二波、第三波相繼出現時，既會擔心「早晚會輪到自己」，以及一連串的負面可能性：失業、患病、失眠、失落……我們更加需要學習樂觀看法：積極增強自己的找出路的能力，以及培養更強的毅力，並配合信仰的力量，盼望在天父，活在當下。

下期將會討論應用的部分。

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未曾聽見嗎？永在的上帝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年輕人也要疲乏困倦，

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 40:28-31)

未完待續.....

疫情引誘政府權力的腐化

盧維溢牧師

自從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於今年3月中使加拿大聯邦政府頒佈緊急禁令之後，聯邦和一些省政府的作為使不少人看到某些權力不恰當的使用，令人開始擔心疫情越久，政府權力的腐化就越蔓延，這是筆者在本期專欄與大家一同探討的焦點。

400年前(1620年11月)，一群清教徒離開其祖國(英國)，乘坐『五月花號Mayflower』橫渡大西洋，抵達現今麻省南岸(Plymouth, Massachusetts)，在那裡訂立了民間公約：要建立一個敬畏上帝、尊愛基督、遵行聖經教導的民主國度，這就是後來脫

離英國獨立的美國。和歷世歷代許多基督徒抱著一樣的理念，清教徒確認人的罪性需要權力的互相制衡，所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必要成為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推動力。

但是，現今的加國聯邦政府在最近三個月的權力擴大，使人擔憂這個自由黨帶領的政府否定了在國會被問責的正常運作，且不惜以天文數字的負債方法去處理國家經濟危機，使人懷疑總理杜魯多趁勢以公帑擴大自由黨的勢力和影響範圍，關於慈善機構「WE」的醜聞事件，雖然撥款行動是發生於疫情之前，却明顯地反映出這種權力腐化的趨勢。

到今月，加國政府應該掌握了起碼7個月疫情的科學數據，應該足以作合理調整針對疫情的

社會政策。然而，總理杜魯多和其政府却仍然不停運用「派錢」手段籠絡民心，希望藉著公帑令選民覺得他的政府「體恤民間疾苦」，因為只要眾多人在金錢上受惠就營造出一種受人歡迎的社會氣氛，況且下次大選還有3年多時間部署，有的是公帑和時間！

總理杜魯多不停宣稱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史無前例(unprecedented)的，所以要延長緊急政策至本年底。不過，若以死亡人數來比較，1950年代、1960年代末的「亞洲流感」和「香港流感」都導致全球超過一百萬人死亡，對比現今的肺炎，使全球死亡人數大約50萬而已。固然，總理杜魯多會說，各國若沒有緊急禁制令，全球現今死亡人數肯定不止這數目，但不要忘記，60、70年前的世界是完

全沒有禁止民間正常活動和跨國旅遊的!

根據加拿大2017年全國統計，60歲以下人口中，約10萬人中，就有5人死於交通意外，而死於新冠肺炎的至今年6月時只有3人！所有年齡群死於這病毒的，直到7月7日是8,734人，對比加國2018年死於流感的有8,511人，當年若不因為全國有42%人口打了流感預防針，則死亡人數升到12,000絕不為奇。

筆者並非全盤否定聯邦政府的政策，只呼籲它需要放寬禁制程度，讓人民恢復接近正常的活動，避免政府以「銀彈政策」籠絡人心而權力無限量擴大至腐化！

我們要向它問責：過往流感和交通意外的死亡率為何沒有令政府頒佈行動禁制令？為何現今政府

有了7個月的數據還認為新冠肺炎的殺傷力會遠遠大於流感呢？

國民應該促請聯邦和省政府儘快調整政策，勒令國民戴口罩，儘量保持2公尺距離；雖然某些情況下，不容易達到2米的距離，那正正是需要戴口罩的原因。使國民恢復正常社交活動（包括教會聚集）才是德政，而非『權宜之計』一年之內耗用3,430億元公帑來控制國民的正常活動和思維!

讓聖經的教導成為我們的正確的鑑誡:

「貪戀財利的、擾害己家·恨惡賄賂的、必得存活。」

《箴言》 15: 27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箴言》 16:2



溫哥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Vancouver Chinese Christian
Short-Term Mission Training Centre

110-12830 Clarke Place, Richmond BC V6V 2H5

Tel: 604-273-0223 Fax: 604-273-0295

www.vccstm.ca

歡迎讀者投稿, 請電郵文章到 editorvtm@gmail.com